# 西厓集 二

詩 奏文 疏

共十冊

詩

汝南多賢士

汝南多賢士叔度乃其亡見者自心醉言論聞無由京師衆所馳暫到還旋轄如彼千仞上孤鳳一來儀凌風更遼邈繒弋終何施不知老牛醫解得寧馨兒紛紛奇毗子無實過其辭汪汪千頃陂淺深誰得知無論戴良矣已作詐宗師九原不可作末俗堪長悲

夏日村居戲作

人旣不求我我亦不求人出門無所適入門無與親十日掩柴關端居養道眞時時或北牕卧或步南澗濱風來

竹有聲月出江無塵逍遥更逍遥此道無緇磷

五月十一日夜始聞草蟲聲

夜聰入不寐纖月照西林露草蟲聲起江雲昏氣沉幽
居觀大化無老惜餘陰欲學安心法閒愁已復侵

酷暑歎

大地困炎蒸斗室如甑炊積雨更助鬱堂上座圖芝蚊
蠅不可驅此物方滋時一總卧復起體倦神亦疲清風
颯然至泠泠疎竹枝借問來何自如與故人期一吹羣
慍解再吹百物滋我願清風吹遍萬萬里坒使民物俱
康夷更無酷炎燔坤維

大雨行七夕

大風從西來勢欲拔坤軸黑雲挾日飛四合如潑墨天容忽慘慘物象互明滅深林鳥驚呼曠野獸奔突雷霆振光怪雨脚隨飄拂長空杳冥冥白萬橫銀竹如彼昆陽下漢兵走尋邑虎豹亦股戰鯨鯢皆蕩析妖祥不可問壯觀已無敵人言九天上牛女惜離別臨河數行淚不得人間便遭讒纍厄或言李衛公龍馬飛騰多一滴天瓢旣入手快意酬恩誰復惜一言皆悅聰吾難辨處實獨憂吾茅茨捲三重屋漏牀牀無處宿

### 晦菴八大字歌

慶州府尹李君時發新刻朱子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大字印寄作歌以記之

東都大尹眞好古購刻考亭鸞鳳字一紙一字大如斗
題封遠寄西厓子西厓老人驚且喜白日空齋玩心畫
頓筋抑骨不足珍字字龍跳又虎躍穪閒高閣跪讀之
墨花煌煌光滿壁當年神爲鑄鼎成鐵索金縢重千石
又如秦庭見鐘簴列峙爭雄不相屬壯哉開來繼往者
餘事多能乃如此細觀不獨字畫妙八字之中有精義
孝悌元是百行原忠信宣爲一心德禮義廉恥是四維
總爲修身存大法聖賢之學貴知要五車漫書何用讀
環顧吾身汗出背一字無成今白髮懃懃作詩戒兒曹
我言非妄宜努力

遊西厓感舊冊序

辛未冬余始於江西厓石上得勝地欲築室爲藏修之所鑿山修基且沿江開細路陪先君子遊賞其後以其占地頗狹移就北潭作精舍往來不復至此處今秋與伯氏來尋舊迹見基址猶存而小逕爲雜草所埋略可辨也爲之悲感作一律西厓今改名翔鳳臺

翔鳳令名好緣崖舊路横藏修曾有約山水尚含情石古孤松老江空片月明少年陪杖屨追憶淚沾纓

讀大學有感十首

十月二十九日夜臥思大學格物致知說怳然似有悟處朝起作十絶不知自知學者觀

之又以爲如何也
大學眞功在一明大學不言修明德只說明明德不知明字學之守得行乎神通知行無欠
舌當着眼看不可草草八條詳說是修爲不但格致連誠正修只消一明字故章句正心
修身教病處只下察字更無別法須知格致皆心法莫向陳編枉索知
似可驗
陳編不是誤了人人逐陳編却失眞不是書累人却是人累書苟離
此心能作主尋行數墨亦精神
切磋於物已成形格致磨琢元來只在精若道知行元不
屬何緣知處已能行
學要顏辭韓名是嘉言程子語故六傳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此是徹上徹下語義盡
較然功到心中事事眞若使外心資口耳高談性命亦迷

人
晦齋於道亦功深能發前人未發言只恨經文無一款
八條先後又何論（物有本末事有先後便是下文六箇先字之簡語字及本末字張本若去此別作格物致知章便覺下文先後本末字無著落無歸次）
知從何起起於心致到窮時力更深室中有寶人不識
一燭明處總能尋
千里元從一毫差精之一之不在他許下曾公真漢賊
還從官渡討袁家
毋憂認賊而為子認得親時子自知我有我心明似日
不容邪妄謾侵欺
格字應須兩義兼求端得失在毫釐還知萬物皆具我

一念存存處外馳

聖學淵源十六言知人知道揔關心自從訓詁多名物虞夏門庭草木深

江樓秋望

西風扶病强登樓景物無端入望愁落日亂山千古色長天歸鴈數聲秋消磨歲月今餘幾零落襟期老未休倚徧闌干吟政苦傍人謂我有何求

次金士悅韻 庚子

薄暮山雲起中宵水月明一軒高枕臥萬竹受風淸落落悲前計悠悠念此生非無三寸舌還愧事縱橫

吳九歌 冬至日作

天包地外如彈丸日月相環走其腹周流三萬八千里
浩浩上下無終極晝夜昇沉不暫停春去秋來誰爲劇
林林萬象森其間百千紛綸同起滅今年又閱子半雷
依舊天心動神軸玄機闔闢妙復妙次第門開三十六
虛而不竭動愈出仔細看來眞箇橐籥大羹玄酒味方淡
閒閑息慮默默復道入空齋寧燕坐足躡天根探月窟
四海淡淡一勺多右拂扶桑左若木聞道蓬萊發清淺
蟠桃結子三千劫都入先生丹丸中放去收來不容瞥
誰能玩我無孔珠一點團團正虛白

先賢吟

張生遇秋風忽起故園情孤帆出東海一鴈正冥冥鱸

魚與蔦蘿只爲口腹謀既得眼前好還自甘爲名人生一
貴適意富貴如浮雲如何東方朔遊此金馬門偷桃亦
徹過三母有煩言徒能解客嘲不免俳優畜古來賢達
士出處淡一轍何須問淸濁不害爲吏隱終然勝壟機
獨蒼茫望在鶴

秋荷怨

種荷水中央水深荷葉稀微莖苦多刺豈報自相依中
有千絲復萬絲柔腸脈脈無斷絕殘花落盡無人採江
風吹散江波瀾惟餘病葉着空枝永夜霜寒鳴摵摵

秋思

蕭蕭江上雨摵摵窻邊樹數數雲外鴻唧唧牀下蟲相

逢一夜間共作不平聲此時堂上白頭翁吟詩不寐
五更鳴聲悽切相應和不分無情與有情天明出門一
長嘯碧空萬里秋宜賓

次晚菴讀道書韻二首

一室抱沖虛靜坐窮天道三山不可聞卽此是丹丘訪
如隨深深漠漠濁玄微然白日淵默象分劉宗法
謝拘攣無去亦無來飛灩諸帝所御氣窮周流長歌
盧詞舉世誰能傳

至人神變化一日躋元無方居磐磯泰赤松可笑張子房辟
穀自辛苦呼吸汗翻漿寧知桃花源仙路又已荒凌風
有妙法瀛洲還花花月明過蓬萊霞佩飄翩翩玄珠不

在邇邈然初非已認尋伯陽一丹經言有當

感興二首

天機畜然無窮昨日西風今社風耐凍艷香憐夜菊
去寒依暖笑秋鴻孤明起滅陰陽際萬象浮沈一氣中
胥聚此間多毫芒試將消息問參同

江聲東去月西斜江月相逢奈爾何欲知動靜無窮意
淵信陰陽互作家默默昏昏非見隱茫茫杳杳不爲賖
中宵壹氣消磨盡宇宙長懷起一嗟

讀宋史有感 并序

南渡後人才當以李伯紀爲首伯紀去而天
下遂中分哀哉汴京雖陷金人委之而去李

公使張所傳亮收兩河中原固自若也汪黃不足責魏公攻伯紀亦獨何哉詩云靡哲不愚豈亦天耶余嘗以魏公功不能贖罪以其黨汪黃攻伯紀也

張收河北傳河東兩地全收虜穴空誰遣小兒（指汪黃）成戲劇八陵回首更悲風

誰將魏公擬長城壞却長城亦魏公義士有心空望北江波無賴自流東（桓温登平乘樓北望中原嘆曰使神州陸沉王夷甫諸人不得辭其責陳簡齋詩公卿為左衽江漢古東流）

## 讀書

東山俯魯小彈丸岱山上黃河一髮看但道前今殊眼界

不知身已在雲間

豊山途中次老杜韻

花山東畔一回頭雲日蒼茫稠不幽蔓草已能工結根澄江那得解消愁人間得喪元無定字內形骸正若浮千古至人留一法只將身世倚虛舟

反遠遊

登山不厭高臨水不厭深足知童子觀不稱丈夫心仲尼登岱小天下晩歲又欲浮于海我亦嘗從博望侯一望崑崙出天外崑崙之高二千五百里日月蔽虧難爲明俯視黃河細如絲萬國積蘇纔辨靑閶道群仙處其中寬旋羽蓋何翩翩翻欲從之不憚遠鑿梯石棧可攀

緣只恨西王母日向瑶池恣游樂雖涉猿鶴不復問山下萬人歌黄竹東廂小兒細而黠偷食仙桃不行法嗚呼信美非所求回車日暮靡所適青牛道人去不還嘆息閶門紫氣歇不如遼歸鶴翎下此山雖小猶棲息雲泉一壑可藏身不妨神遊窮八極

蒙 恩給職牒

竹牕寒雪夜蕭蕭千里楓宸夢裏遥白首縱霑新雨露豈宜重誤 聖明朝

十二月十三日西赴 山陵到龍宫吟示李锡焞燽

病起怱怱東曉裝驛程千里遡雰凉晴汾晚石相縈帶

落日孤雲正杳茫九死敢忘忠孝願殘年重別水雲鄉

喬陵松檜風霜苦半夜寒聲入夢長

李婷兄弟追別於虎溪

二子聯鑣遠臨溪送我行那堪衰老日重抱望鄉情野寺寒風急閉門夕照明應將一樽酒春草又相迎

出獐項峽口望忠州

野闊天回一望愁中原歸路更悠悠山從劍石來方壯水遶金灘去未休浮世幾人青入眼少年爲客白渾頭（余八歲時隨先君子在北界）惟將老淚供多感酒盞千行寄北流

過彊之參臺有感次朴昌世先生韻并序

余在朝建議以爲都城以長江爲固而忠州

居上流忠州不守則都城不可保往時申砬不知進據鳥嶺之險以固忠州而引賊入平地與戰於城下一敗塗地浹旬之間三都皆失守今當於鳥竹二嶺設險以備不虞又築城彈琴臺使可據守舡運黃海道魚鹽遡流而上散羅山郡既爲民利漸可儲實軍糧云云事幾就緖而余以譴去國其事俱罷今過其下獨前時貯魚鹽小草屋數間在耳古人云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豈謂是耶音朴先生謫敎此州有詩曰異境新羅不可探彈琴臺下水如藍文章強首無遺墓翰墨金生

有廢庵落日上江船兩兩斜風盤渚鷺三三
陶詞莫遣佳人唱太守聞來面發慚次其韻
以寓余意云
上流形勝此中深山擁金城水繞藍興廢有時雙淚眼
閑津無賴一茅庵還憐銳卒空輸萬坐使雄都盡失三
廊廟數年無寸效倚風料理只心慚
正月二十八日過南橋沿河而西登北壁晩到
書堂有感 甲辰
水雲無處不傷情偶向江郊盡日行庭草不知人事變
春來還繞小塘生
待月

待月期何處東南第二峰脫雲初鮮駁飛鏡忽騰空歷亂山頭𥩟微茫水底紅幽人乘逸興長嘯倚江風

種松 并序

二十九日令子弟及齋僧數輩種松凌波臺西三四十條余嘗讀樂天種松詩云如何年四十種此數寸枝得見成陰否人生七十稀今余年六十三而始種此可自笑偶作數句語爲戲

劚土北山下種松西巖角土覆不盈簣松短不盈尺離披亂石間各帶傷根色得地縱爽塏滋身少潤澤遲遲雨露濡颯颯霜風急老矣強好事傍人笑其拙如何老

大年養與難成物陰成固不望封植知誰力昂霄會千載留與鸞鳳宿

感事

社稷昔艱危奔鯨蕩溟渤閶門失鎖鑰列郡如破竹延秋呼白烏宮闕烟塵勃　王輦累遷次六月巡海瀆寧知太師宅化作傖人窟（六月平壤陷賊入據）鴨水清瀰瀰遼山明刮目當時狼狽甚事有不忍說（時請內附渡遼）天道竟助順吾王有聖德民心不忘漢至誠昭　皇極使臣哭天庭王師歲暮出白馬李將軍意氣吞海岳精神動天地長虹貫白日（癸巳正月一日師次肅川白虹貫日軍中云勝賊之兆）一鼓下箕城再進麗京復長驅或不戒恃勝暫蹉跌窮獸法勿搏少緩非

計失衆策極經營遊說資談舌遣沈惟敬誅賊出城迺於四月末
神京歸版籍漢南道路通萬壯妖氛豁乾坤再整頓日
月重煥赫是歲月臨陽 六轡回西極十月車駕還都部入迎
羣華佳氣還金闕草草漢官儀故老多垂泣 兩宮
寄問閭閻百僚倚墻壁公私一塗地九衢腥風拂鐘簴誰
復問 清廟生荊棘遺民脫黥劓百千纔二一饑羸不
能起指口求饘粥花明紫殿陰草綠城南曲所見無異
物縱橫惟白骨孤臣極無似國事從顛覆濫荷三接寵
虛叨五鼎食承 恩不能報萬死有餘責驅馳戎馬間
黽勉輸筋力風餐灘水岸野宿坡州雪纍纍積丘山重效
計絲毫蔑治亂無定形人為可以卜永念陰雨初綢繆

或未寥廓堂坐麟楦邊鄙多朽木人情有萬般世議多
翻覆維綱旣解紐萬計歸虛擲千兵非所急一將眞難
得畫餠不可食金甌從此缺亡羊牢可補失馬廐可築
往者雖已矣來者猶可及誰能陳此義一一聞閶闔

送金昌遠赴江陵三首

客路東風急離亭夕照明留連一杯酒不盡兩鄉情白
髮來相逼丹砂鍊未成仙山掇瑤草寄我制頹齡
七年同去國千里獨還京世事迷春夢人生逐水萍丹
心天北極白首海邊城芳草年年綠其如遠別情時以朝辭入部
聖主洪恩重孤臣罪釁多一言無補效萬計悉蹉跎風

蘄南來晩宮雲北望賖惟殘數行淚寄洒漢江波

挽金參判肅夫（肅夫流落湖西殁于清州歸葬星山）

擬將糠粃鑄虞唐半世昇沉一夢長直道已能酬聖主衰年不復戀金章魂歸嶺嶠新阡遠路入鄉園舊業荒風度秪今那可得獨留殘月照空梁

望思臺

望思臺望思臺望思歸來胡不歸山川滿目遺恨多樵歌一曲淚沾衣征和天子誇雄武甘作江君掌中物無端讒說巧如簧骨肉剝狼真一瞥寧知父子便交鋒白日城中流戰血人生天地乃有此乃祖神靈猶掩泣嬰孩何辜並就戮壺關文人言徒切高臺晩從湖上起胡

水悠悠湖日薄臺邊只有長安道臺上不見甘泉宮甘
泉宮殿閉不開堯母之門崇復崇

行路難

閶門日出雙扇開門前撾鼓聲如雷直視閶東二千里
極目黃埃低草萊咸陽宮殿鬱嵯峨日夕宮車朝聖母
大男功高在社稷華陽棣萼相先後一朝大梁使節回
槖裏潛藏三寸舌誰教化作有翼虎飛入深宮不見[illegible]
相逢不知道何語但見骨肉為胡越黃泉莫開大[illegible]
更有何人論斗粟雖宮咫尺隔晨昏姊子深恩中斷[illegible]
揚揚出入永巷中曾是梁家簀中客

魏武風松寒竹四大字歌

松生太山顚烈風搖撼吹不息淇上有若竹寒雪壓枝
多摧折松搖不改色竹摧猶存節植物有如此人生當
柰何曹瞞甲兵手餘事翰墨家徒知松竹字不知松竹
心歲寒誰復問後凋百尺高臺漳水潯臺中惠帷空一
望西陵路西陵碧草春復秋行人不道征西墓飛騰跋
扈能幾何紙面空留簒竊時迹

精舍西齋對月

誰將百鍊江心鏡掛在花山第一峰影入西齋生夜白
水光山色有無中

哀李統制

閑山島古今島大海之中數點碧當時百戰李將軍隻

手親扶天半壁鯨鯢戮盡血殷波烈火燒蝎傷虜窟功
高不免讒妬構性命鴻毛安足惜君不見峴山東頭一
片石羊公去後人無泣淒凉數間愍忠祠風雨年年
不修時有蠶戶呑聲哭

嘲發浩

深源若不出當如蒼生何此時人語深源晩一出四海轉奔
波不如東山子談笑靖胡沙尺鷃慕大鵬可笑不量已
如何一室中更作書空字

寓懷吟

我有不速客清風與明月相隨入我室兩忘形與迹江
樓三五夜雨霽天容碧主人坐蒲團癯形如病鶴規中

有真人（參同契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眼邊無俗物何須怨離索攜
此求今夕

賦雲石

雲從何處來就我西巖宿巖爲常住主雲作屢遷客相
逢不解語相別無戀色主客兩無心不見將迎跡千秋
與萬古一雲還一石

次權公舉杠韻

誦君白雲曲心與雲俱閑雲飛在天上雲去或還山寧
能注甘雨只解怡人顏層霄望霑洒弱劣倦登攀南山
爽氣多獨愛暮禽還

新成小舍題壁

行年六十三始得數間屋經營今半成四面無墻壁晨興對青山夜卧邀明月人生苟知足着處皆安樂永念古人心逍遥日復日

夜坐

難時云易易時難難易相尋歲已闌風雨一牕孤燭夜數行衰淚自汍瀾

題西樓二首

貧賤人所厭富貴人所求悲歡與得喪擾擾不知休人生在世間大海一浮漚百年能幾何萬事真悠悠居然了塵妄一笑倚西樓

西樓雖一間亦足容吾膝上有一爐香殘書數三帙平

呑遠山影俯挹澄江色主人信貪癡三句九遇食獨愛
北牕下清風滿枕席

讀陽明集有感二首

陽明與朱子學背馳大要只在於致知格物四字上別立意見朱子謂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使人即物窮理以致其知陽明則以爲理在吾心不可外索其論學一以良知爲主昔尹子論理義之悅心必以耳目爲喩蓋就人之所易知者以明之也夫目固足以見天下之色然天下無色則目何有見耳固足以聽天下之聲然天下無聲

則耳何所聽口固足以辨天下之味然天下無味則口何所辨斯固合內外之道不可專以在內者為是而在外者為非也然使為陽明說者聞此必曰人但可求明於目目明則天下之色不難見也但可責聽於耳耳聰則天下之聲不難聽也但可使口不爽口不爽則天下之味自可辨也今捨其目與耳與口而役役焉求明於色求聰於聲求辨於味則色與聲與味其能自明自聰自辨乎斯言一出天下靡然莫有容喙者矣然目雖有見而常人之見不如離婁耳雖有聽而常人之聽

不如師曠口雖有辨而常人之辨不如易牙斯乃先覺之所獨得而學之所以爲貴也若捐去書冊頓有一言徑但求於吾心良知之間則雖一時徹定之力扺若有得而所謂三千三百之致廣大盡精微者自終不能如聖人矣乎

嘉定以後朱學之弊已極至口耳爲入之間陽明其亦矯枉而過直者歟一至於流爲禪家所謂改頭換面以籠駕一世者邪二篇之意咎有所在云

陽明每說心爲理理在吾心不在書人雖有口能知味指良知辨熊魚如一不蹊指即物窮理通有萬法一法總分

胡越儘吾廬一物一默如今六八下懷誰能甚二怪邑恨行人自鑒疏

示閔而明說

嘉定年間宋學盛人人爭枝摘葉盡無窮是門庭蹤同天下

不顧明時盡日空獨坐冥忘無可言行舡須任同牢帆風

看他優優容容地一念回光便見方

右敎後學且自警

示兒輩讀書山寺二首

理明辭達卽爲文江漢初分一線源不向大本原邃平着脚

却從荊棘浪馳奔

井裏元無大樣天眼中纔得小團圓少年脚力應強健

一上峯頭盡八埏

閑中讀寒山子李陶詩三首

吾非學禪者獨愛寒山子其言多脫灑往往深造理烟霞作襟懷水月為文字胡為世上人擾擾風塵裏

詩人亦無數所愛惟李白比如行天馬不受人羈縶秋華去粉飾至寶無雕琢夜夜屋梁月精神猶可覿

陶令有好懷歸来自彭澤園林日可涉獨去着松竹亭從田父飲不食將軍肉可笑陶弘景久掩茅山扉貺得宰相名誇我辭蘿衣

曲江三章次老杜韻

曲江縈迴石壁高秋風日夕多風濤江邊老人無一毛天地中間一身孤踽踽涼涼無與曹

秋來擧頭望原野野色花花接林巒門前過客曰無數
人心不同眞如面翻手爲雲覆手雨
此事何必問蒼天此身幸得歸園田數間茅舍白雲邊
飢食靑松渴飮泉前年如此復今年

偶吟

千莖白髮已垂肩氣力今年減去年世事浮雲流水外
生涯茶鼎藥爐邊新開小户連脩竹晩戒癡奴事薄田
漸向靜中知損益嗒然時復一欣然

秋日感懷 二首

西齋秋夜淸寒露滴梧葉耿耿不能寐窓間有宿客明
朝攬明鏡白髮如白雪掩鏡長太息天風吹颯颯

子眞耕谷口高名動京都識字不識名此屬非吾徒宗

莊非聲與聲等是亦中虛惟應自鳴鳥可與洗心論

九月初五夜登樓感秋作

中夜登西樓涼風吹不休是時洵初霽天高氣收殘

星三四點片月西南流白露下囿中蟋蟀鳴一伏歎感益

時節變衣裳懷隱憂萬事已莫與誰從往復自歸平生壯

步陵使我心悠悠

盧弘仲景任詩論學識見之深次韻

聖學有淵源四言是指南思慮淺窮之天皆致曲人

心與道心一間四逐一關情發九天上理氣一大聲收季

後去聞聖言今奇聽我且也未開道心入今日聞即夜失

路人悵悵無所適如君富年方篤志如金石肩言必加
謹膺行必加節志壹氣自隨爽特朗無窮

與族姪金類論粥作此詩記之贊一姪

年饑食不足性命寄饘粥金生富且賤不所憂亦在食相
與論粥品色味詳推擇金生欣然入豆粥是第一我頗
慣食麥飯麥居後列良多各分疏固守終不服我言相
等耳不必強優劣無益要與滄流一般救文叔終然勝蓁
羹是解飢腸熱傷有富家子又無學一大噱吾已宗亦不嗜
粥王食真不惡

亡男哀詞

汝今捨我去一言與汝訣人生在世間脩短固不一汝

年纔十七純明有異質一疾困沉綿遷延化為異物薪盡
火卽滅達者有是說汝薪未應盡汝火胡遽滅火滅寄
何處薪沉付冥漠忍掘荒山土埋此連城璧吾之衰亦已
甚能作幾時別無忘今世緣更結來生業

玉淵十詠效李白姑熟十詠

秋月潭

秋月散清輝秋潭湛凝綠夜久靜相涵氛昏亦已歇邪
能辨上下只見空明色欲論道人心一語直難着

達觀臺

我有數尺軀半生寄塵埃今朝挾天風飛上最高臺二
儀分高下三光自縈迴招呼兩黃鵠聊可與徘徊

凌波臺

一石中突兀長江走其下波平杳無際極目窮西鴻不
聞采菱歌况見生塵韈怊悵久延佇湖山雲日夕

雙松崖

亭亭二株松對立蒼崖間上有彩禽栖下有清河瀾淙
風半夜起靈籟月中寒山空人不到秋雲空徃還

繫船巖

偶逐滄洲興沿洄萬頃天江清宜夫月石窓可巀船慇
懃好繫纜莫使風擺失下瀨多驚浪舟移恐傾覆

桃花遷

江上春三月桃花正冥冥緣崖數里遷望之如赤城燕

乃避世入幽棲在此中流花亦不惡疑有釣魚翁

玩心齋

虛齋嗒然處只有一蒲團未自分真妄憑誰說易難迎來纔有象忘去忽迷端恍忽窮三界徘徊感已闌

看竹門

老公羽翮張午睡負手行庭曲行庭意易闌出門看脩竹適與江風會清音散氷玉時有叩門人忘形誰主客

瀟岩巖舍

我兄遺亭館瀟岩有舊名竹影淨臨堦薇花開滿庭遊蹤芳草合仙路白雲生悵憶空垂淚江流夜有聲

砥柱巖

不辭衝波激孤堅性獨全應知巨靈意欲拄半壁天作勢排重陰盤根到九泉懷哉終自任䟽鑿又何年

次柳思庵韻 并序

柳思庵淑詩他鄕作客頭渾白到處逢人眼不青淸夜沉沉滿窓月琵琶一曲鄭瓜亭後陶隱繼之云琵琶一曲鄭瓜亭遺響悽然不忍聽俯仰古今多少恨滿簾疎雨讀騷經余讀而感之作一詩以吊思庵

思庵冤結千年後江上秋峯數點青欲把琵琶彈夜月曲中疑有鄭瓜亭 高麗時鄭叙謫東萊作歌以寓戀君之意至今樂府有鄭瓜亭曲

庭蔚爲秋風所敗嘆

昨夜秋風何處來吹我庭前碧梧樹但聞淒淒復騷騷葉聲如怨而如訴朝起視之但空枝葉落四散無蹤迹曾不適春華爛漫開滿樹絶艶粲粲驚人目由來盛衰自有時不是天公恩厚薄老夫偶忽發不觧事繞樹行吟空嘆惜

寄李進士仲暢問興國寺遺迹 并序

龍宮大竹里越邊有古寺村氓每稱欣谷寺余偶見鄭圃隱集有送安東李就書記詩云

昔日讀書興國寺時時夜夢到青山舊六景

憶堂頭老為我乗閑一徃還蓋欣谷與興國聲相近故誤稱而入不能辨也余亦傷其先賢

遺跡湮沒於百年上李進士仲陽江舍與相對故以詩問之

聞道高居對興國昔賢遺躅問如何梅花祈得無人寄十里春江漲綠波

題看竹門

看竹門前獨立久竹風蕭蕭吹短髮路盡梅花不見人山青水綠迎如雪

金溪齋寺雜詠六首

永夜客無眠高僧來伴宿殘燈在佛榻時時自明滅惟聞掌上珠或見鼻端白不覺忽金雞松風生遠壑山人思頭年八十自廣興浮屠來訪因同宿達曉不寐惟時聞念珠聲

大化良悠悠吾生空役役求真或自迷逐物還成惑萬
法固多門一言真妙訣無人會此意題詩遍牕壁
此事不可忘此日足可惜回看百年內得失秋毫末去
者雖已矣來者猶可及終朝語心口相期在不息
散步盤石上松風滿岩谷不見古時人惟見古時月月
既不解愁夜夜來如約人去在何處雲天自寥廓
須在深淵藏者還緣木辭道程門語心要在軀殼一
喉翕調息箴引說眞端的達人固了了愚人多認錯魚
吾心久無事不與春華競盜將一微軀靈鬪此自鍊鏡倫
閑自少年昔賢獨自警獨有晨鐘響時時發深省
壁間見丁酉初夏丁亥冬題名後下之人

汝逝已去歲形容漸難記寧知塵篋裏尚有當時字嚴霜凋蕙草烈火燒崑玉物理未應然天心誰復測無端數行淚為汝一霑臆

賦雨後青草十二首

獨向禪堂卧終宵聞雨聲朝起望遠野草色何青青宿雲離復合山日翳還明感茲時物變悠悠傷我情

我有濂溪草而無濂溪心明庭經夜雨翠色一寸深閉門無來客山高易夕陰詩成誰與和聊復一沉吟

雨後登山

尋山不厭路高低野雨新晴水滿溪杜宇一聲山日暮棠花初落石橋西

## 風松石并序

齋寺東有大石可坐十餘人余於癸酉與兄居先妣憂廬其側其下大松枝榦奇古余取古人風松二大字鐫其面因記其事

盤陀一片石長在青山麓傍有百丈松風來自蕭瑟每嘗獨來坐時悠遐想悠長日刻畫盡淵謝歲月如流前爽刮苔鐫大字題作風松石應有繼來者爲余長嘆息

## 大雨

黑雲驅雨過山前銀竹橫飛忽滿川霽後晩天容還一碧江南江北草如烟

權同知震孫良孫兄弟來訪皆白首無恙余見

之有感明日以詩示之

荊樹花殘不復春寒氈孤露自傷神世間誰似君兄弟
白首相隨老一嚬

金安陰守愚允昭來訪以詩謝

共作人間六十翁偷閑難與少年同知心尚有長歌興
欲對芳樽更一中 守愚自號長歌翁

離索年來絕往還見君聊足一開顔從今更結尋春約
花滿前溪月滿山

安陰次韻來又用其韻答之

堪笑窮村兩禿翁三春懷抱與誰同相思斗覺年華晩
落盡山花夜雨中

倦飛孤鳥自知還浮世逢人少好顔賴有前村亦樂子

一杯相屬對青山亦樂堂安陰叔父號

臥聽卯兒讀史略晟長韓國識公孫弘曲學阿世衣

感偶題

韓生九十尚精神曲學深排反目臣名利前頭多陷溺

世間還有羨新人

寓齋寺聞江上梅花盡落寄狼川姪前年春亦以病不出

江齋

每到花時不見花今年病似去年多梅花落盡梅花晚

風雨無情送歲華

雨霽後月色甚明二首

卧聞松風長起看山月出風淸可人耳月白宜人目偎得淸明象莫着淸明迹物我相忘處宛然一太極

我讀古人書欲見古人心古人隔千載杳然不可尋詩書有前後此物無古今由來眞面目都不在高深

夏日遊白蓮寺

寺倚千峯壁窻迎萬里風川原看浩渺殿閣備玲瓏大暑何嘗近仙區若可通便從逃火宅憂思頓時空

自慰

滿山松葉可療飢一掬淸泉聊解渴笑容薜荔可爲衣綠蓑備雨仍靑蒻資身即此兩無憂到處隨緣無不足簑衣長在江上村數椽茅屋依脩竹萬鍾於我何加焉

往往高明鬼瞰室人間何事勝無事一曲滄波弄明月

杜嘯臯先生詩云何事勝無事晴雲在谷中急收塵土遊歸對故山容余嘗愛其語故用之

余不喜作詩意到惟作打乖語以自遣客有勸

我習作律以便應俗戲作

吾年已老從天放精魄惟尋不二門縱有詩情消未盡

不應更作世間言

范忠宣在永州閉門謝客固欲見則但閒寒暄

揖客對卧鼻息如雷驚覺常及暮而去

堯夫在永州閉門不見人客到常對睡日西始欠伸從

知睡鄉樂有勝平生親此意己云若與事不足嗔驢騾

兩無語忘形誰主賓搔首各分散倒着白綸巾兒童攔

堂笑人識者爲酸辛送客不出門滿園桃李春還盡一搨
卧不復戀芳辰

十月移寓西美洞窓前有古梨樹一株預念明
年春花盛開可玩故題壁

數峰一點望中青像嶽連衛若屛兒深鎖洞門山隱隱
平臨浦口樹冥冥梨花滿院春如海石澗猶餘夜有聲
高卧百年無事客世間榮利一毫輕

十月十九日聞金江陵昌遠訃音

朔風號怒動西林千里書來報惡音白首人間惟我在
不知誰與更論心

偶題窓上

客去衡門掩山空落葉深庭松生晩碧聊慰歲寒心

聞江陵襯過豊山以詩哭之

凌波臺上屬離觴從事如今已渺茫人世獨留傷白首襟期相托自靑陽天涯簡札猶堪記夢裡形容未可詳欲草短詞當永訣淚交殘墨不成章

至月二十九日記所見

今朝冉冉雲歸岫日到午時來大雪雪霽林端已夕陽餘雲尚在前山麓

雪後題窓紙

小窓孤臥一羸形窓外紫扉盡日扃積雪滿山人不到病餘時復一翫丹經

題溪邊石

辛夷初發小溪濱細草微生綠未勻景物不殊人事異東風回首獨沾巾

草庵新成偶題壁上

西戔洞中三月末東巒六十五年翁任他憂病侵凌久賴有漁樵笑語同江雨乍晴千里草林花全落五更風幽懷獨云還怊悵人事天時兩不窮

雨後落花滿庭有懷

風光苒苒三春暮世故茫茫白髮明一夢邯鄲高枕後隔林啼鳥兩三聲

挽金安陰

憶曾蕭寺逢君處握手相看雙鬢絲蘂露獨傷今日意
山花自發去年枝樓逢薄宦風塵晚隱約窮村歲月移
潑眼更尋塵壁墨不堪重檢舊題詩

寄鄭以宗作

君居西洛我東山兩地相思百里間高樹亂蟬秋雨後
獨來溪曲聽潺湲

寄李叔平

久愛詩聲落地金書來聊復慰幽襟相思若被山河隔
多病空驚歲月侵萬事自憐無老日百年難了報恩
心知君獨抱羲洋曲欲向江樓聽玉琴

寄盧弘作

衰病侵尋雪滿頭思君不見意悠悠那堪別後年垂晚
碧樹蟬聲已近秋

與童子二人濯足前溪

濯足清溪美澤求同携童子步溪沙山深樹密無人見
處處新開石竹花

九月書事

病脚羸疲不下堂散策穿結怯新霜人間萬事都無興
曝背陽簷一味長

八月還西義洞三首

紅葉滿山秋色老碧天如水鴈聲哀佳辰酩酊非吾事
信馬行吟入洞來

出洞意不適入洞良足樂獨來不逢人秋風動林壑
古道生秋草空山已夕曛小卷依舊在聊可掩柴扉

山中無事與兒輩拾橡偶吟爲戲

朝出拾橡東山巓暮出拾橡東山足朝朝暮暮拾橡去
衣裳穿結膚不蔽今年橡林多結子風飄滿地金丸落
老夫衰病不出門尙爲資生謀口業辛勤日日不知疲
坐對筠籠時一嚥呼童束薪西澗底石鐺煮熟甘如蜜
食飽負手下庭行自笑前時五鼎食

淘沙曲

淘沙淘沙復淘沙日日淘沙大江曲淘沙雖苦不知疲
只爲謀生資口食撒取零星盡可識一粟亦云金那易得

野人重刱不重寶何賤異分金與鐵終歲淘汰問何用
畢竟纔堪鑄一錯

延陵寄書來勸余閒中著書戲答

著書亦不惡著書良費力朋從已息散筆硯久寥落壁言
如寒灰中宿火寧用幾燭有兩地心相期永無斁

書圃隱集二首

當年橫竪無傳久墜緖茫茫不可尋獨鶴未迴仍歲暮
昏鴉落日滿寒林

泰山零落一毫芒尺錦猶能辨七襄五百年中遺閒氣
高名留與日爭光

寧海儒由擬立求言寧為牧隱外鄉欲作書院

議異同問余余謝不敢對去後有感於牧老心

事吟二絕未知尚論之士又以爲如何

牧老文章大鳴東行身只在濁淸中衰年哭子空山裏

絕似東京太尉公

眞箇陶潛對僞淵明此語深悲此老情驪江一曲歲無竹

都羨東籬餐落英

詠燈火

非膏火不明非火膏不竭貪明不愛膏愛膏明仍熄相

資又相賊此理誰能詰若論究竟法玄天本幽默

靈臺二首

一片靈臺日鏡明絕無思議妙難名若將酬應分疆界

何異空中索眞聲

萬界都成一混融前瞻無始後無終只緣操捨分消長

此木人心理亦同

感事

老去猶存報國心空山歲暮一悲吟衰年觸事多成感

色淨無端忽滿襟

次韋蘇州歎白髮

寒衾厭久卧獨起秋齋曉短髮不堪梳霜蓬颯相繞嬌

兒指一笑今朝黑轉以

今年節晩山中十月始見菊有感

十月天時已向闌數叢殘菊不勝寒高風淅淅凋黃葉

落日微微下翠巒衣食亂心妨靜業溪山隨分与清懽
男兒宇宙無窮事時對陳編獨赧顔（澌澌一作慚慚）

寄李景任 輔

又見黃花發窮村臥病餘翁年近七十世事飽棄除雲
樹三年隔風霜十月初相思不相見南望淚漣如

至月初一日夜偶看冊經書示衫兒

千端萬緒終歸一說到窮時一亦無終日不逢惟默默
任他人世笑如愚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二

#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三

## 奏文

### 乞頒示會典奏文 辛巳

朝鮮國王臣姓諱謹奏為本國宗系惡名已蒙昭雪乞
頒示會典新書以訖 恩命永洗舊冤事萬曆九年正
月內有回還賀至陪臣書狀官洪麟祥說稱在京師聽
得 皇朝會典新書纂修垂畢刊行在邇等因得此臣
查照先該萬曆元年二月內臣將先臣國祖康獻王姓
諱宗系弑逆等被誣情節要載 世宗皇帝實錄及新
纂會典等情差陪臣吏曹判書李後白等齎奏去後蒙
禮部題稱節該朝鮮國始封王姓諱代王氏開國作我

東藩守臣節而來王輸忠北闕子孫相繼垂二百年據
稱宗系各有本源旣與李仁任不同又謂國祚由于推
戴亦與弑王氏無與在我 皇朝之大訓固得于一時
之傳聞在伊裔孫之辨詞實出于一念之誠孝合無俯
其所請行文翰林院請將内部續修會典新書朝鮮國
一冊將姓諱並陪臣李後白等奏呈略節纂呈 御覽
附録本條之末及將節年議覆欽奉事理備細開載于
世宗皇帝實録垂示永世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該
國先後奏詞着史館備書纂入 皇朝實録内新會典
候旨續修增入仍寫勑諭王欽此該陪臣李後白等齎
捧至 勑諭爾祖姓諱久蒙不韙荷我 列祖垂鑑已

為昭雪改正茲者纂修實錄欲將前後奏詞備行採錄
以垂永久　朕念爾係守禮之邦且事關君父大義特
允所請即命禮官抄付史館備書于　肅祖實錄內
俟後修新會典並爲詳載以慰爾顯揚先世懇情欽此
萬曆三年三月內陪臣戶曹參判洪聖民齎到禮部咨
該本部題稱節該朝鮮國王姓諱痛其祖之冤而奏辯
至於再三其忠孝之情誠爲迫切但前已奉有　明旨
王言一出昭揭宇宙信如四時誰敢輕爲增損今無除
已將該國先後奏詞纂入　皇祖實錄外因抄付史館
俟修會典將爲之詳載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又
該萬曆六年六月內陪臣戶曹判書黃琳齎到禮部咨

該本部題稱節該該國適年奏請亟申先世之冤其忠
孝之情委為切迫故我先朝特准釐正至我皇上復
許其增入詳載蓋不徒體遠臣為祖籲雪之誠亦以彰
聖朝孝治天下之義今會典奉 旨次第編摩該國
宗系惡名一欵當備細載入既經進覽之後自可頒示
該國合無恭候 命下移咨該國令其各遵節年欽奉
事理待書成頒到不必更憂脫漏等因具題奉 聖旨
是欽此備咨前來准此除欽遵外令該並前因臣竊照先
臣康獻王諱宗系惡名蒙被誣衊不得昭雪一國臣民
淪於無父無君之域者垂二百年于今矣自永樂以來
節次陳奏籲誠仰賴 列聖照察 成祖皇帝有准他

改正之旨 武宗皇帝有特允所請之命 世宗皇帝
再降綸音准令附錄至于 皇上緣臣前後奏請輒降
温諭勑旨丁寧德義之厚與天同大臣祖臣父暨臣
感激 聖恩隕首結草圖報無路臣旣蒙許改之命
更無未盡之疑固當遵奉 明旨以待頒降之期無庸
奏瀆第念先臣恭定王諱恭僖王諱恭憲王諱節續承
被 列聖恩許而邈守外服不得籲呼於典謨修纂之
際屢失機會竟未見滌瑕傳信之文齎恨沒地臣以濤
猥叨襲前緖追惟祖先之遺志未遂 天朝之恩典未
承小邦之冤痛猶在未嘗不當食忘味馳誠拱北日望
昭布猶恐更失無成之會永爲千古之憾今値 寶典

將列　明降不遠敝邦君臣且喜且躍爭欲究觀之爲
快數百年積枉之垢蕩滌無餘在　天朝爲無前之錫
在小邦爲不世之慶臣豈敢坐待順付之日而不先以
一介之使而承　皇上之至恩也哉茲敢專差陪臣復
干　天威請頒示辨誣新典以慰一國翹跂飢渴之望
而不暇避煩擾之誅伏望　聖慈念先臣抱寃之情憐
微臣銜痛之誠特許陪臣一起暫且停留等候印訖頒
降賫回則　天地再造之仁至冒於下國日月燭幽之
明遍及於窮泉矣臣無任祈懇切祝之至謹具奏　聞

陳倭情奏文辛卯

朝鮮國王臣姓諱謹奏爲倭情事該萬曆十九年八月

二十三日准遼東都司咨該為哨探倭情事本年八月
十二日辰時蒙欽差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
右僉都 御史案呈本年八月初八日准兵部咨職方
清吏司案呈照得近該福建巡撫題為貢夷附報倭釁
預陳防備機宜等事內稱琉球國世子遣使入貢伊國
長吏鄭迵附報印信公文內稱倭王關白兼并日本六
十六州戰勝朝鮮遣使迫降琉球又令各州造船聚衆
聲言明年九月入寇 大明已經本部覆行福建浙直隄
備去後今又據浙江巡撫 御史題為馳報倭夷緊急
軍情乞 勅督撫衙門嚴加偵探早為禦防以杜後患
事內稱據琉球國聞福建人陳申揭報日本倭奴關白

弒主稱王陰謀席卷琉球朝鮮并吞中國十七年三月
內差和尚來琉球迫令獻地輸金入朝奉朔世子堅持
不屈且言十八年四月起兵戰勝朝鮮得三百人來降
日本尚有萬島大國長子弒父來降關白自謂天授親
督六十六州之主擬今年三月入寇 大明入北京令
朝鮮為之向導入福廣浙直令唐人為之向道今取勝
朝鮮國以造船向道助戰云京師差人由路往朝鮮哨
探朝鮮西南之地與日本對馬州地相接壤等情為照
朝鮮日本雖並居海島而一南一北相距甚遙若使日
本戰勝朝鮮則舳艫之經涉者何止千里羽檄之告急
者豈無片詞況朝鮮歲奉正朔世受 國恩素稱禮義

之邦各懷忠順之性豈得因其戰勝甘心從賊而遽為
向道哉或者日本有爲負降琉球之意故妄稱朝鮮之敗
以恐喝琉球而琉球有求援中國之心故輕信日本之
言以播告閩越未可知也嘗風聞海外雖難懸斷有無
而事係軍情必須遠行偵探案呈劉部擬合就行為此
合咨前去煩照來文事理即差的當通事星夜前往朝
鮮國內偵探日本關白有無入寇戰勝朝鮮朝鮮國王
果否聽信造船向道緣由一一細加體探務得的確情形或
徑自發撥從國陪臣令其即為齎知從實具報等因准
此擬合就行為此案仰本司官吏照依咨案內事理即
令會同分守道選差的當通事人役賫執都司咨文徑

赴彼國陪臣洛朝鮮國王沿會與日本關白曾一同入寇
戰勝朝鮮經本國王果否聽信造船向道從實回報以憑
咨部施行等因此擬合就行爲此合咨前去煩照咨案內
事理煩查日本倭奴關白曾否於某年日月某盜口入
寇有無戰勝朝鮮與貴國曾否聽信造船向道逐一從實
細查的確星夜回報以憑查奪轉報施行等因准此查
查得先該本年三月內日本國對馬島太守宗義調副
還被擄人金大璣等供稱上年六月間在彼地自由殿洲
聽國主盛具戰艦擬於明年春入寇　大明續該本年
五月內有倭人僧俗相雜一起十餘名來到稱說日本
關白平秀吉用兵幷呑諸島六十六州琉球南蠻諸國

亦皆歸服爲緣嘉靖年間遣使朝貢　大明拒絶不納
世懷憾恨之故擬於明年六月間入犯　大明兵船所
經處或攬擾貴境若得　大明許和事可得解又該本
年六月內對馬島守宗義調所遣伊男義智來到浦口
稱有警急因說日本關白大治兵船將犯　大明貴國
地方并應被擾若貴國先報　大明便得許和可免此
患等因已將所聞奏參慮的及伊賊與貴誤測事情節
咨備咨禮部通行赴京陪臣去後今該司因已經略具
詞節回咨都司計已轉聞朝廷外臣竊照日本一域僻邈
在滄溟伊賊輕狡以舟楫爲技能以寇掠爲生理近如
小邦沿邊遠如　上國海徼亦被比比爲民害患固已

久矣至於抗拒　天朝聲言亦兢使人深念勤小邦以冀其爲伊通欵也伊先古亦有之究詳也又至於琉球一不曾歸服郤說歸服以詭裁小邦小邦一不曾敗降郤說敗降以誣於琉球而將伊犯順之計復此播而一不畀其心景欲何爲必是伊有別量以鯨波爲里其兵力所至非中華所測知卑南降附亦向遠所交驗究竟虛狀非難上聞非問罪之師所易及乃敢張說虛喝但退讓轉胥疑惑下可惱恃海中諸國上言蒙許朝聘賞賜市貿權意所利焉或覘熟關隘方有所逞伊賊侊覬變應不過出此朝廷之上亦已洞照賊情其言出於恐惱琉球特以事係聲息且在懸遠勤有司咨問小邦務要得其的確

耳小邦與伊國雖並處海域此爲西北陸連華夏彼爲
東南極海一方水道相去約有數千里之遠惟對馬島
去小邦南邊頗近而竝島一岐等島又在其南皆限隔
重溟反覆變詐喜人懲懟一面竊發作耗一面稱款往
來小邦或嚴備以截侵掠或羈縻以紓邊禍又以動靜
虛實難於遙度則有時以刷還人口等項爲名偵探消
息以備策應而猶未得其要領近據國人回自海中稱
說至彼聽知有伊國舊酋源氏滅亡在數十年前諸酋
交爭近又有平秀吉者篡而代之自稱關白頗事戰伐
爲諸酋長雄又說島中人多說關白猖狂勢將不久又
說對馬島守宗義調稱病不主務却又訪知宗義調爲

平義智所代等因聽與怪訝問有義智稱島主宗義調親男來到宗平原自異姓却冒謂父子想是義智亦係秀吉姓親纂國奪島出於一家相助爲逆詐稱義調遣來報警無是恐動之謀伊種陰譎無狀推此可知臣又參照前項刷還人口金大機等供稱詞節乃上年六月間在彼聽得則所謂明春擬犯 上國正指今年而却已不驗續據倭僧及對馬島倭平義智來到哄嚇實在本年五六月而其說入寇時則又却指稱明年前後伊言張皇變遷類係誑譎意在恐喝惟逐奸計似益的然至於誇說琉球戰勝小邦一節尤爲虛妄小邦迭在麗季上人勢倭賊衝斥屠刼先臣國祖康獻王諱戮力塵戰

克捷勦除往往賊船多集海口無一隻得返自是倭寇
頗創戢小邦亦懲於失禦設備不敢弛怠警急因益衰
息無何 皇靈遠暢海波不揚邊境少寧至嘉靖乙卯
有倭船一百餘艘來犯全羅道達梁等鎭緣是小邦狃
安已久戰守兵吏多有被害然賊亦敗衄殆無得還除
與前後或因經過海島遭風漂到或於島嶼藏伏竊伺
或乘海暗朦朧懈怠得以寇抄漁戶追截漁船捲襲弓
手節被守禦將官覺知或擒或遁近數年間又絕無來
犯之時旣不交兵安有勝敗爭伐人之國降其人衆雖
在一隅傳聲必大非可誣也設使有之小邦曾不以一
介之使奔告於 父母之邦而遽咨伊賊逞孽寧有是

理乎盜言狂肆欲黜夏彛豈復計人疑信臣獨痛念自
臣祖先王有國世篤忠順敬畏不貳 列聖推與禮義
之邦之稱不敢至于臣身而失墜而況世受殊恩異
數優於內服者臣於 聖上之朝則又加焉他不暇殫
記如積久之詬誣得雪已絕之彝倫得敘極嚴之訓典
得改至蒙發秘而頒示此雖 聲敎臣子難以得之於
天威之下臣以外藩末裔有籲必遂無復餘願蓋千
載一有天下無二焉耳臣嘗晨夕感泣懸望九霄區區
願忠無可爲者報德之期惟有結草不圖倭賊以臣亦
傳海而國認爲胥夷不復知人獸異心順逆殊性乃以
向道之名歸之言亦醜辱臣何不幸得此於閭越之間

乃至上聞朝廷伏惟 天地日月必不以此疑臣臣亦不敢為此多辨惟切羞憤與伊賊並生於涵覆之中也所擄倭賊臣直見其奔慢無實驟驕必亡為不足慮者然又思滑究惡將禍天或厚之猛獸將噬傷人必多伊賊跳梁猖獗不畏天道不顧人理及其未敗不能安分安知鋒蠆之毒不果一肆於邊徼之間哉已行那內沿邊守將嚴謹軍火如遇賊船不揀犯境過境輒便截殺外為此謹具奏 聞

陳賊情奏文甲午六月

朝鮮國王臣姓諱謹奏為賊情事萬曆二十二年三月初八日據陪臣原任慶尚右兵使成允文馳啓該金海

府使白士霖飛報二月十九日據聽撫府吏金應虎供稱本府住賊分據各處時遣兵船往少來多以示添兵之狀聲言等待沈叅將回話以決進退等因本月十一日據陪臣全羅道防禦使李時言馳啓該助防將張義賢飛報二月二十五日據走回男子吳景禧供稱上年十一月內被賊搶去前到日本古水麻地面有一男子寫說俺是許儀後係 大明江西道吉安府萬安縣人隆慶四年被搶來此又寫說衆賊候 天使佰來當於八月中盡行回還等因四月十三日據陪臣慶尚左道兵馬節度使高彥伯馳啓該慶州府尹朴毅長飛報三月十九日申時有林浪浦住賊約一千餘名從彥陽縣行

搶避入本府南距二十里地面督同諸將馳進截殺本
賊敗北棄還被擄男婦共三百七十七名口牛馬共三
十二匹隻等因本月十五日據陪臣慶尚右道水軍節
度使元均馳啓三月初五日整點本道兵船隨同統制
使李舜臣等行至固城縣地面哨探間忽有天兵二名
駕坐小船行使前來內一有本國小男子一名就問得說
稱俺是本道尚州人丁希順思記年月內被賊擄去態
川縣屯裡使喚本月衆賊瞭見本國兵船各懷懼怕悉
請譚都司寫牌禁諭俺因隨齎牌官軍搭載前來日前
聽得衆賊說稱　天使若來我們當歛衆渡海若不來
當大勢添兵水陸順搶等因本月十六日據陪臣慶尚

右道兵馬節度使朴晋馳啓該咸安郡守安沃飛報三月二十六日據走回男子許誅演供稱上年四月內被賊擄去前到日本國郎古耶地面即賊酋平秀吉所住上年八月初三日秀吉回還本國有不知名酋倭代領其衆仍令釜山等處留賊六箇月壹換防守等因五月初二日據陪臣慶尚左道兵馬節度使高彥伯馳啓該東萊縣令金甲敏飛報四月十五日據被虜軍人宋昌洗告稱各屯留賊築城蓋房少不休息俱說 大明參將奉 皇命來我們一時罷歸等因本月初十日據陪臣諸道都巡察使權慄馳啓該慶尚左道兵馬節度使高彥伯右道兵馬節度使朴晋等飛報節據接伏哨瞭等

員役各告右道諸賊於金海巨濟熊川等處如前分據
而擒掠之患比前希罕熊川住賊於密陽三郎江上打
造房室說稱待候天將出來時將魚酒米豆以饋撥軍
左道諸賊自慶州敗還之後亦皆分守各寨斂衆不動
等因六月初七日據總兵官劉綎伺候陪臣金瓚馳啓
五月二十三日在府營裡聽得該都司譚宗仁揭報自
本月初四日至初七日熊川縣等處住賊開船下洋前
五十餘隻後八十餘隻俱向那邊行使行長之衆別無
加減等因本月初八日據陪臣諸道都巡察使權慄馳
啓該防禦使金應瑞飛報據降倭時古松若等說稱俱
係開白親弟叢槷下軍人留在林浪浦裡聽得開白分

付諸酋封貢不成倆們決不可還以此各屯上官奔懷
煩惱等因本月二十一日據慶尚道防禦使金應瑞馳
啓該差陽縣監魏得和飛報五月二十八日據走回軍
人黃必金供稱萬曆二十一年内被賊搶去前到日本
國無應仇地面本年三月内回到郎古耶地面聽得有
上官號稱大告司馬參坐本島專管一應兵務以各酋
於平壤全羅前後失利深懷怔責聚船運粮添調强兵
要於本年七月間分作二起一起自濟州直犯全羅一
起自慶尚直到京畿東西分掠仍合勢西搶又該慶州
府尹朴毅長飛報五月三十日據降倭山只之等供稱
係扯郎浦屯倭在本屯時聽得大衆去留決在　大明

許款與否各屯日望沈參將回話等因具啓得此竊照
賊兵尚在境土但係聲勢緊緩理宜節續馳　奏除已
於上年十一月內將六月以後賊情具本順付謝　恩
陪臣金睟等聞奏外今該前月又是本年正月以後各
該守邊陪臣所報走回人供稱及偵探人告說雖詳略
不同虛的難委而既係各報賊情不得不上聞以備朝
廷裁處臣謹查上年十一月內欽奉　宣諭勑旨節該
大兵且撤王今自還國而治之猝有他變朕不能為王
謀也是用預申告誡以古人卧薪嘗膽之意相勉欽此
恩誥丁寧指臣以再生之道臣不勝感激鏤心銘骨
奉以周旋續准遼東都司將兵部及總督軍門咨批內

事理咨會又該陪臣某等承奉軍門劄付前後惓惓其
意皆以勾踐生聚訓鍊以爲後圖責勵甚悉臣益感益
懼曰竊伏念臣之地方雖已殘破萬一兵禍暫息邊境
稍靖臣庶幾奉承　明旨殫竭駑鈍收拾餘燼圖補桑
榆仰報　聖天子大恩於萬一奈此賊猶壓境上相守
經年狺然不已小邦人心日夜洶駭荷擔而立奔命不
暇息肩無期財已竭矣力已殫矣以臣無狀雖欲刻意
砥礪粗效區區其路無由抑臣又有所憂倭賊自前年
晉州一搶之後分屯營寨聲言等待　天朝許款臣慮
其詐諼以春汛時月賊必再肆爲恐今經半年未見動
靜若此情形委難料測或以爲倭奴求款參將沈惟敬

接受降表往來許約且爲期日而去都司譚宗仁駐營
戒勿搶掠使待報至賊因此少戢寇鋒又據各處邊報
賊中傳聞之說往往如此今朝亦邇矣賊以所圖不遂
恐或蓄憾益深決裂之禍更急於朝夕臣尤有懼焉往
年賊由慶尚道歷忠淸左道直犯臣都城所經沿路千
數百里蕭然一空只有殘蘗鋒鏑所被他路皆然獨全
羅一帶數十邑粗免焚掠小邦經費軍餉皆所倚辦賊
之垂涎在此今惟無動動則必犯全羅而出於忠淸之
右蹂躪禾穀掠公私餘蓄以爲食取西海船艦水陸俱
進卽無論全羅忠淸雖黃海平安亦將次第瓦解此又
今日危迫之勢然也古語云迫於人者其智深非眞計

深勢使然也今臣迫於賊甚矣喪亂以來困心衡慮與
國內臣民百分揣摩圖所以自保者固已無復餘慮矣
而以戰以守無一可爲佪徨四顧不知所出臣之計可
謂窮矣伏惟　聖朝之恩臣至矣臣之愛恩於　聖朝
極矣收臣亡路復臣三都使臣生還故國再延墜緒大
造生成蔑以加矣海壖游魂之賊臣猶可以自力勦除
不可每煩於　聖朝而疲勞不振一向踰顲望恩無已
使　聖上東顧之憂未嘗暫弛於宵旰之中臣之罪至
此而尤大矣竊念赤子無知墮在水火疾痛寃轉惟父
母是呼其所解脫之方則赤子未能自言而在父母所
處今臣無知無異赤子而　聖朝之愛臣逾於父母臣

安敢以煩瀆之故而輟其疾痛之呼以自阻於拯濟之
仁乎夫震之以威以剿其頑縻之以款以弭其禍斯二
者莫非古帝王禦夷之大權而同歸於禁止兇暴曲全
生靈同時審勢惟 聖朝所擇耳非臣愚之所及也伏
願 聖明洞察賊情之所在暨臣國勢之已急命下訏
謨之地亟以此時從長議處免貽兇賊稔肆之患以綿
臣朝夕靡絕之緒不勝幸甚緣係賊情事理爲此謹具
奏聞

陳本國開府經理便否奏文

云云欽惟 皇上天地父母曲成無方閔小邦之陷溺
大兵再出且憐臣積衰同循不能自振至議勞 天朝

重臣代爲經理此實生死肉骨之恩而廟算長遠指論
形勢區畫便宜纖悉備具萬里之遠如在目前眞所謂
帝王之師出於萬全抑臣方以擧國臣民之命上累
皇朝以求拯濟名雖外藩實同內服事苟有益於成敗
之數臣雖糜粉自效亦所甘心豈敢以勞逸爲言推托
爲心況賊以剽悍迅突之勢自中又無小邦矣而乃退
王京七道還二子陪臣歛縮釜山三年而不動者豈小
邦之力可以致此實由於 皇靈震疊有以懾服其心
而當事之臣又爲之馳騖經營一恩一威不失其宜耳
然則小邦得王官經理仗虎豹在山之威固臣之至願
也臣祗奉 恩旨且感且懼除將各項事宜刻意遵行不

敢怠緩外所有開府一款事有便否臣不得不明白陳
奏更聽 朝廷裁處自古兵燹之後生聚訓鍊亦有漸
次即善為國者猶必待數十年之後如臣者又何望哉
小邦舊有三都之號漢城開城平壤是也在平時人民
稍盛倉庫稍實略有官府模樣不與他小邑等自經賊
變無處不被其毒而三城賊所久屯殘破尤甚些城數
百里之內蕩為灰燼之場入臣所居漢城亦剗蕩未除
庶司官僚依墻壁為生資升斗為食遺民之還集者百
不二三殘瘵滿目呻吟不絕其他又可知也頃時經略
宋應昌渡江前來經理小邦初駐義州又駐定州至安
州而止誠以平壤新剗蕩共不堪住劄故耳賊退以後

雖過二三年而征役不息行齎居送沿道民力之困一
年甚似一年 天朝官府事體貴重逈府屬統率部閒體
貌者不容減損以小邦今日彫殘之力實難成形至於
巡撫衙門之外又有布政衙門又有分署各衷為之長
帥不止於數十員各有帶率傔從隨處創設作司事端
宏大民心必驚遑置多方物力先竭誠恐供頓不辦應
給難便以貽小邦之罪也臣謹查高麗時元朝有事日
本議於本國設征東行省終以地遠民悍語音不通事
多妨碍竟未得行此乃小邦故事也凡事在於審始始
之不審而終至中廢則所損多矣臣既蒙 聖旨許令
計議奏報故敢此陳達臣又竊有念臣之今日國勢萬

分危迫固無可爲然區區之意只欲上憑 皇靈爲之
依歸下以收拾遺民不至離散庶幾綿延補敗以冀後
圖古所謂善敗不亡是臣所望以此雖知城池器械積
餉鍊兵許多勾當爲戰守大務不容少緩而猶且旋旋
然不敢急之者誠恐民力有所不堪而或至於內潰也
既憂其外又憂其內臣之用心亦已苦矣惟 皇上察
臣之深憂臣之至臣亦安敢以此等事情悉陳於 天
聽哉且戰守長策閣部之本備矣無容更贅然其小邦
形勢所在則臣亦可得而言也小邦八道中全羅慶尚
二道最爲關重蓋慶尚門戶而全羅府藏也無慶尚則
無全羅無全羅則雖有他道小邦終無所資以爲根本

之計斯乃賊所必爭而我所必守之地唐時以江淮財賦所出而睢陽為江淮保障故巡遠以死守之天下之事雖不可擬論於小邦而事勢則有相類者故今日小邦之安危實係於全慶之保守與否不可不察也又以海道言之賊若據全羅則遠而西海一帶近而珍島諸州皆為窟穴賊船縱橫海上無所不通風便一二日可抵鴨綠則開城平壤亦不足為固往在壬辰賊兵陸拔平壤又水兵數萬把全羅將繞出西海適小邦舟師扼於閑山島前洋幸而得捷賊遂敗退不敢無水陸之勢大肆狂逞至今思之可為寒心而賊之究授未嘗一日忘此計也此又全慶措置不可不急之大略也大抵賊

兵今方分據慶尚左右道而釜山西生浦為之巢穴對
馬釜山之間海洋數百里為其糧道若於慶尚要害去
處擇形設險屯重兵積糧餉以為不可拔之勢時以輕
兵日夜攻勦從陸地以蹙其勢而又以利艦銳卒出沒
海上邀截其後使賊進無所掠退有所懼首尾不得相
救則庶幾有濟特念小邦兵力單弱糧資又竭自保不
暇不能以圖敵耳至於屯田足食小邦亦嘗經營只緣
民生孑遺而賊兵未退調發方急丁壯出戍於邊老弱
轉餉於內餘民自治其私力未及公加以牛隻缺少農
資又乏不能大設生穀今蒙自 天朝經理固為萬幸
若其屯田處所則小邦土地磽确林藪山澤居十之六

亡無平原沃野可收大利就其中而言之則慶尚下道最為饒肥地宜五穀全羅道南原等處與慶尚道等平安道肅川安州之間黃海道鳳山黃州沿海地方并有可耕田土次渠灌漑亦頗宜稻論其土品終不如南方耳今天兵已出邊在兵食脫或相持事不時定則糧餉一事最難為計臣日夜思惟不知所出若山東海糧得登時接濟以補今年之急則相險易之勢定屯守之所開原隰之利廣樹畜之源以立長遠之規又是今年以後事在統兵諸官經紀如何而臣亦安敢不倡率臣民竭力奔走禀承籌畫以相先後於其間哉伏望 皇上命下該部再容商量察小邦今日事情凡所建設雖在

可行姑且因勢乘便量力爲之其所不能者不强使爲如督撫等官仍任遼東近邊地方而於小邦之事道里不遠利病相悉足可指揮經理則其開府設鎮大段創建必宜持循使小邦之民稍存餘力得以專事於目前之役以供天兵更觀前頭事勢别求進止則小邦尤荷陶鎔萬萬難言譬如用藥治病本求活人審察元氣之如何以議藥力之行否方是善醫病今臣國事正類於是惟其如是故不敢以踈遠自處煩瀆爲懼仰布腹心以冀 天日之照察焉臣受 恩深厚報效無路云云

疏

乞郡便養疏庚辰正月

伏以臣於前月十二月登對懇乞 天恩以養老母
聖旨令臣注來省覲不許褫外臣惶蹙嗚咽不知所言
而退竊自惟念臣薄劣愚憃無與倫比初無斥長寸善
可備驅使竊祿忝位碌碌隨行曾何有一分輕重於內
外而數年之間 膺眷不遺叨冒非宜使臣上瀆欺天
之罪下阻將母之願轉輾因循至于今日愚臣悃愊不
知所出嗚呼古人有言曰慈闈衰邁夕聽如飛臣每一
念至忽忽如狂不得不更披危悰籲天求哀臣之情事
亦可悲矣臣聞君親本無輕重恩義固當並行惟在權
其緩急而處之於是乎有事君日長事親日短之說矣
臣際遇 聖明蒙被 殊渥注意之厚與天無極從年

臣承 命奉使將赴西道以母居隔遠請換他路而特
命停行以省母病此實於公義之外俯伸私情臣雖頑
固寧不感激去秋又受由歸覲而下軫貧憊 恩賚便
蕃茲皆稀世榮寵非臣隕首所能上報惟罄竭駑鈍趍
走朝端以少報涓埃者固臣夙昔之願也如非不得已
豈敢言去第以臣母老病之狀逐年添加若過一年便
已七十歲人矣素瘉頹景日益奄奄僵臥枕席倚人爲
命當此之時臣委母身於數三婢僕之手而遠出遊宦
勤經時月母旣憂臣臣亦憂母憂病相仍理難久長者
殆謂與也嗚呼反哺之情微物尚然生無爲養昔賢所
嘆臣家旣貧迫而計亦迂拙奉母窮居菽水無歡白髮

蕭然艱苦溢目汪汪相對不覺流涕臣濫荷　國恩顯
揚踰分身有十年之榮而母無一日之養歲月餘幾其
可待後耶恐爲莫追之憾以成難贖之罪此臣之所以
日夜焦心而不敢自寬者也臣母亦知臣銜　恩繫官
未易求退故頃嘗力疾興痛欲相隨京輦不意離家數
日遽頓失節風寒挾發氣力如線道路沉綿狼狽而歸
連月調治僅免死亡跬步之間再難運動然則臣之今
日勢窮情迫者比之前時尤有甚焉此實國人聞見之
所共知也臣何敢飾辭哉臣目見母病如此於情不當
頃刻離而緣　異恩不可以不謝大禮不可以不陪且欲
更陳情懇再乞　恩澤故跼勉趨朝一出難歸歲已換矣

臣本癃病重以憂母心火益添千里旅遊百事無與惟一段歸心長在母側方寸之亂非獨昔人伏願 殿下天地父母憐臣悶迫之情察臣無用之實亟 命遞解本職且下銓曹於嶺海郡縣隨闕差遣則非徒臣母子永荷肉骨之 恩於國家孝理之道亦不無少補矣

辭免慶尚道觀察使疏 甲申

新除授觀察使臣柳成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上言于 主上殿下伏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東西南北惟命之從不擇夷險死生以之者此臣子之大節也臣家有老病垂死之母不能專意供職十餘年來雖感激 天眷黽勉朝列而去來紛如瘝曠居多臣常

憂懼不敢自安至於前月開北之任出於拂拭收錄之
恩而責鉛刀一割之用臣尤當奔走就途少效涓埃而
不幸其時母方卧病床褥朝夕難保絶裾出門臣實忍
忍更上辭章蒙　恩遞免夫時平則享爵祿事難則擇
便宜所謂臣子之節掃地盡矣而臣之無狀至此而甚
矣屏伏丘墅日俟譴誅誠不自意　聖量天涵異數頻
仍南道之寄再出陶甄也聞　命感懼涕泗交頤以臣
愚劣罪積逋慢而猶　天地洪造之　恩旣逭刑章按
節本道稍近母傍於臣一身榮幸莫大而生死肉骨糜
粉難酬臣於此固無可辭之義矣第以臣前旣不得赴
北則今赴南方寔涉於辭難就易舍遠圖近之爲者進

退無據只占身便臣雖至頑公議云何此臣之所以惶懼怵惕而不知所處者也且念臣際遇 明時受恩深厚而報效蔑聞於絲毫過惡彰著於丘山人非鬼責一時騰沸慙懼省愆覓死無路雖尋常職事亦難抗顔況方面之任黜陟攸寄臣將何面可以冒居之耶必將笑罵盈路號令不行前有汙浼名器之憂後有喪失廉恥之累甚辜 恩負國狼狽顚倒益甚於今日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臣自出國門今已六七月矣望青霄而[illegible]迺睠西路而長號精神飛越寢食俱廢益自傷其身之無似厚負 國恩也今將扶曳殘骸束裝戒道而兩難交前去就難安不得無一言號訴於 君父更求鎔鑄於

爐錘伏願 聖慈憐臣至愚察臣至願亟 命鑄解新
授職名且下銓曹更不提擧使臣於老母未死之前有
以稍保於田畝且於暇日幸得收召魂魄尋繹舊聞少
贖罪過以畢餘生則 天地父母保全終始之恩萬萬
矣臣當生爲擊 聖之民擊壤康衢死爲銜 恩之鬼
結草窮泉臣無任感 恩知罪懇祈切蹙之至

辭禮曹判書疏 甲申八月

前弘文館副提學臣柳成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上
言于 主上殿下伏以臣於頃者輒上疏章瀝陳微情
伏荷 聖諭丁寧委曲之 眷軫及家私凡在見聞莫
不感動臣祗奉 綸音滲血交零自古人臣受一言眷

頓於君己為非常之恩而臣之前後蒙被 殊渥至於如此斯宗曠世難遇之幸頓臣駑劣䢖望報效而福過災生古今常理憂懼轉深晝夜靡寧不意今者超擢之命又在數月之內驚汗浹背戰慄失措屛伏私室焦遑度月佇俟公議之發而尚未有聞且悶且惑不知所出嗚呼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況臣受 殿下罔極之恩容其愚陋而恕其罪過成就保全 曲賜陶甄久矣然則今玆處身非据僥冒太驟以速顚躋累為愚臣不幸之大者寧可不更籲於 君父以求自安之道殿下亦安可不察螻蟻之至願而强其所不能至於覆敗乎此臣之所以瀝血顚呼不憚煩瀆而必蒐其還收

者也夫爵命之施初非一途太上以德其次以才其次
以勞其次以久苟非此數者而無故得之則於政爲失
授於身爲不祥人鬼交怒譽孽來并小官尙然况六卿
之重乎念臣旣非才德之選又非年勞之積以空疎無
似之身無分寸可紀之効而數年之間躐躋踰越不由
常例巍然宰相之列其於政體何如也物情何如也人
當知足物禁大盛　殿下矜憐愚臣欲有終始則惟當
量臣之器而處之以分限之內以責管鑰之能不當以
非分之榮不次之拜而寵之太過使不勝任而有負乘
之灾也旣累　淸朝命德之典又喪微臣廉耻之守一
擧而二失并焉將何用之臣聞限定而不可踰者分也

得於天而不可強者亦也量淺而盈滿則溢力小而任
重則折知其不能而冒之則敗是故人君數慎於圖任
之初人臣自審於承命之際大小長短以使稱稱與之
而非私也論之而非怒也要在適宜而已如或君不量
其臣而濫授無漸臣不量其才而冒進不已名器之用
有同混淆卿相之位跬步可得則階級蕩然而朝廷無
尊嚴之體人心不服而庶官有解體之漸世道理亂恒
必由是此固　明主之所宜深念也如臣者嶺外寒
賤愚騃有素少無家庭之訓長無鄉曲之譽學不適方
才不適用僥倖科第因緣際遇隨行逐隊錄敍屢薦加
以冥頑匪羸疾病纏身識昏食淺闒茸迷瞶豈當事

應務之器乎不過無用之一具臣而已不幸 寵命荐
下涯分漸踰顧自循省蹴踖靡容雖不敢不以爲榮亦
未嘗不以爲媿欲奮迅自勵以殺涓埃而才力綿薄欲
退叟愚分更無初服而 天眷愈厚中恩繁隆心口稍
語默所以善後之策而莫知其宜惶恐懇乞 洪造退就
閒地庶幾賴 天之靈憂病稍暇收拾舊聞勉竭駑鈍或
可報効於萬一而已今乃大失所圖狼狽日甚竊祿愚
臣將何所處而免於大戾耶嗚呼人情孰不欲受恩於
君而有時而不敢承孰不欲圖榮其己而有時而不苟
取夫如是故古之君子於一資半級之除或有終歲力
辭連章遜避抵死而不居者斯豈近於不情而然哉必

其心有大不安者而難於冒昧耳今臣至愚無知最出
羣臣之下踐歷不多年紀亦少抗顔承當呼唱道路撲
之私分安乎不安乎鷦鷯飽於一粒望大宇而驚心鼴
鼠只取滿腹臨滄海而懼溺臣之居寵若驚爰 命知
娓必欲解免於身以紓死亡之患其亦常情之所必至
也夫曲成萬物覆育群品洪纖巨細各得其分使之利
忘於陶鑄之中者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殿下於臣
旣有天地父母之恩臣豈敢以一毫非情之言上瀆
天聽以取能讓之名哉不過欲得分願而免於禍敗耳
臣素有心病自聞 命以來憂懼驚惶病勢添加精無
以自全古人所謂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享于

公忘其身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焉是其所以爲心
正爲臣今日道也如蒙 聖明俯察臣悶迫憂窘之狀
而特許鐫改則臣之微懇得以上動 天意有願必遂
其在臣身至榮至幸何以加此其與竊粘非分悖逆憂
惡以冒譏笑於公議者捐去萬萬矣所有新授職名臣
不敢拜謝而仰天籲呼謹以一死請伏望 聖慈憐閔其
愚而亟賜允俞以安臣心以全公議

又二十三日

伏以臣受 命累日尚稽恭謝濫陳辭章踰越常例罪
當萬死而 聖度包容温綸有加環顧臣身何以得此
感與愧并涕隨言零臣聞不欺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忠

信不失然後餘事其上今臣盜竊虛名輾轉至此若不
早以空疏醜穢之狀自列於　天日之下而僥倖大剎以
爲身家則行詐欺天其罪益甚將何以立於世乎此所
以冒犯　天威更畢其說而必冀其上達者也臣伏奉
聖批反覆莊誦一字一句無非事理之權衡臣子之模
範獨其所期待於愚臣者爲不近似耳臣若內省於己
而稍有可堪之實則固當敬承　天眷策厲奔走以效
夔齋之誠何苦而爲過情之言辭難遇之榮而閉閤若
此氣乙夫寔人身無寸資簞食瓢飲則受於人與之千
金之璧則辭彼豈重簞食之賜而輕千金之惠哉分定
故也臣本一窮然之空器耳年除歲遷物情所驅翕然

大拜矣寵榮身寧可冒受之耶苟一受 恩無
補報徒濫甚位竊乎相職名而去則猥賤無狀辜負天
地入骨不食臣餘矣區區廉恥雖不足言而獨不有累
於 清朝之士風乎夫主恩愈深則報効愈難所任既
重則責望愈大雖使古之所謂賢智之士當之至是而
失其本以不厭人意者踵相尋也況如臣者何計而免
於顛躓乎况馬駒不顧其後冒進之患坐曠官之刺
與俛首自安營獲生其於 國事亦何利之有或詩
曰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亡者此之謂也且臣既無以仰
酬 天眷而徒使朝廷名器淆賤以誤 聖明知人之
哲則臣之罪至此而充不可勝贖矣昔富弼除樞密而

自以爲無功經年不拜司馬光力辭樞密直學士崔與之終身辭右揆不至晉王述平時未嘗辭職而其所辭則必於其所不可堪盖古人於辭受之節量力度分亦嘗敎過而人之視之也如飮食裘葛不以爲異至諸史策以爲美談臣之愚劣非敢慕効古人然於其不堪處而不欲冒處者實出於知恥之心伏望 聖慈憐臣至誠而亟加裁處焉

赦後請伸理被罪諸人疏 甲申

伏以 國有大慶宥釋罪辜雖在罪辟亦皆蕩滌中外人心渙然一新而至前朝士之投畀北方者尚無伸理之 命日月之明獨遺於覆盆之內雷雨之澤尚隔於

陰谷之下一物含冤寔王政之所隱則況此數人乎臣以無狀備位六卿受　恩深厚苟有所懷豈容含默至於形迹之嫌觸忤之誅臣不暇避也臣聞天地之於萬物也雨露以濡之風霜以肅之而一段生物之仁未嘗不行於嚴沍之中父母之於子也有善則喜悅之有過則責怒之雖喜怒有異而莫非愛育成就之術也　殿下至仁無偏涵育群臣載色載笑匪怒伊敎亦一天地父母也彼雖上恃　聖明激於意氣不能裁度言語有一時過中之失而今旣流竄絶域再閱寒暑拘幽困苦與死爲隣人情不遠固必有懲艾之端矣　殿下於此亦豈欲終寘諸死地而爲已甚之擧乎況以身居近列

出入周衛之中昵侍 左右非如疎遠賤隷之比假曰有罪原其情犯不至深重則同此 大帝之恩稍加開釋俾得全活性命爲 聖世平人乃 盛德事也何不可之有或臣於去歲屏伏田里逢論曲折未知如何大槩不過輾轉相激而然耳古人曰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心自非大賢誰能免此乎其盛氣而强辯也惟以快意爲務不自知其過於事情及乎事過而氣平則未有不悔者此人之常情也臣於被罪諸人未曾詳知如許篈者久爲同僚於玉堂知其爲人蓋年少進用富於方華志氣果銳未諳世故見事輕率不能持重而已若夫凶險忌克之惡則臣不能知也言事之際僚席合

議倉卒失於譸停信筆寫劄其辭雖過其情恐亦無他
論思之臣以一番製劄之故遽從投竄之典自己寃枉
姑所不論其於朝廷設體如何亦何以垂法於將來耶
臣竊傷之自古在言論之地而因言事得罪者雖重被
譴罰不過補外其次左遷未有竄逐於窮邊如今日之
為者況經大赦而不解其為　聖世刑政之累不亦甚
乎嗚呼國家自中世以來連有搢紳之厄　聖明臨御
涵容徧覆巨細洪纖陶鑄無方士林皆鼓舞於鳶飛魚
躍之天以為無復有前月之事而一言之禍至於如此
其為不幸孰大焉如使此數人者眞有至重難赦之罪
則舉國人心所共快然無有異辭何故而嘆息嗟傷以

罪律不稱爲冤哉臣伏見昨日 聖諭禁府之辭以爲用法當以天理人情參之至哉言乎然則此被罪之人雖深文極詆不過曰言語之失而已以言語之失而受極重之律駢首死亡於沙磧之中則其於天理人情安乎否乎今者群心之危懼未解衆情之鬱抑愈甚識微見幾之士皆有斂退之計而莫肯頡亢於朝廷氣象愁慘形色睽乖一人向隅滿堂爲之不樂其勢然也夫國有可言之事人臣畏禍而不言則其國殆矣近日人情於許筠等之事入而私議於室莫不竊歎出則稍戒以言以爲必得奇禍此豈治世之象也古者雖昏亂之朝鈇鉞交前而人臣猶達所懷於君況値 聖明之世居

不諱之朝惟此一事更相隱默是果臣子事君之義乎漢時楚獄多濫言者動被大逆之罪侍御史寒朗獨冒死言之多所平反 殿下之聖萬過於明帝三人之罪不重於楚獄而舉朝相視不敢以一言上徹 宸嚴使刑政得其平是實寒朗之罪人也天下之義理無窮妄危之倚伏不常建大中之極合同異之勢解釋人情調適酸鹹則今日之事庶可爲也此惟在 明主裁察而已臣愚昧無識只欲退死於丘壑邇來涵泳 恩澤感激日夜一言報 國萬死無恨伏惟 聖慈憐其愚誠而少加之意 國家幸甚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三

#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四

## 疏

### 乞退疏 乙酉夏

伏以臣本愚陋際遇 明時叨被隆 恩踰越涯分人情所惡物議難容口語侵加徹於 天聽推究譖毁早伏刑章乃臣之分 殿下度宥開隙流滌德意至加以過中之褒以惑羣下之聽臣竊聞 殿下綸音亘衢旦懼繼之以流涕也嗚呼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當此之時雖慈母不能以保其子君安得以保其臣乎是 殿下之愛臣過於慈母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也抑人之公私由乎心專之邪正關乎己知不知在

於人是非公議定於後世傳曰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
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臣雖無狀竊嘗聞正義於君子
矣一時紛紛臣何敢介然於懷乎第念臣備位六卿厚
蒙 知遇之恩殊待國士其處身得失實關於 淸朝之
主風進退之際所當明白不可苟也今臣之所當退者
有五 殿下之寵臣旣厚而臣無一事裨益 聖化以
傷 殿下知人之明此一當退也臣讀書爲儒粗識義
理立身事主雖無足可言者然內不欲自欺其心外不
欲汙衊其迹以辱平日父師之訓乃素志也頃於京路
得此題目以累其身若復頑不知退苟且隨行則廉恥
掃如他尚何說此二當退也人持私見各有左右分離

作隔不合不公世道人心壞敗日甚如臣者以孤根弱植寄身於嘲罵之中舉足發言便成瘡痏亦安可萬信已意以爲群言之折衷而免於顛沛乎此三當退也至如臣家故闕迫前此屢瀆 天聽非止一再老母在遠長在病中人生難期餘日幾何千里離違動經時序菽水之養一切難進此四當退也臣稟氣素弱不比平人其中心氣尤弱未仕之前常閉一室絕迹里閭之外合眼默坐收拾精神艱得支保自數年來職事紛擾此少心力散失殆盡往往悸惕如發狂疾恨今之地衰颯如此制事發應寧免愆違加以福過譴殃禍連仍神精已去僅存軀殼一際力乾刻日計難堪雅宜乞身丘壑以

延壽域之命萬一賴天之靈疾病之暇温理舊業以冀桑榆之補此五當退也夫去就之義如飮食裘葛在所當爲不容遷就其進非貪利其退非忘恩也百世在前萬世在後自靖完媿惟此爲大伏惟 殿下天地父母照察哀矜既脫臣罪戾於前愛惜成就庇當保臣無恥於後發望 聖明曲賜陶鎔以有終始如以臣所犯不至深重則許令鐫罷臣職名使臣歸養老母畢志遂尊少厲清朝之士風而臣亦得以歸愚守分粗保區區全活性命於年歲之間養病讀書稍有進益則 德義深厚與天無量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 辭大提學疏 戊子

伏以今月十一日批以臣爲弘文館大提學夫文衡任
重非臣駑劣所可承當臣聞 命驚惶悅惚如夢累日
而不能自定也臣愚昧蹇拙求之廷臣衆爲庸下無一
長可觀至於詞章之業性所不近詩賦儷偶之文亢不
曉門戶人所共知臣敢自誣當初 朝廷舉措旣失難
愼之道數日閭衖談巷議喧藉不已意必有駁正之舉
而尚此寥寥騎事非特據此可知寧不爲識者所寒心
乎臣聞理世之具莫盛於文而振起斯文惟在主司之得
人一時人才盛衰士習汚隆皆係於此曾是而使鹵莽
滅裂全不識文體者可一日冒居乎此實我 朝數百
年來所未有之事而名器之輕實自臣始臣實懼焉臣

若內自循省稍有可堪之實而徒以避事爲心苟飾虛讓以上欺 天日則臣之罪固已不容於誅矣夫用人之道如匠之用木大小長短各有分限小者不可强之使大短者不可引之爲長施之合宜皆爲可用如或易置卽咸棄約是故人君以視任遴才爲明人臣以量己處職爲忠今以臣之才量臣之任其爲不近不待智者而知也臣雖欲貪戀榮寵冒昧忝竊其勢有所不可譬如老馬雖欲爲駒其如後不勝任將至顚蹶何哉且臣稟質虛薄氣體羸夙嬰沉痼之疾中年以後更得心病往往危劇神澌形脫健忘怔忪愈往愈苦百藥無效近自冬寒病勢尤重僵仆深室不敢窺牖者已六十餘

日親舊知臣者莫不悶歎臣亦自分為廢人無復望濟
礪鞭策以從事於文學間古人之作文以氣為主假使
臣從前粗有志業至此已不可用矣顧於吾死呻吟之
中當此莫重之責如蚊負山臣之事勢可謂狼狽然臣
猶不敢自愛所憂者國事所惜者名器臣聞 祖宗朝
揀選此任極致精審盡取一世之博洽能文為人所重
者以議其任而尺寸稍較參以望實必得其優異者以
授之如此而猶無可當之人則雖以大臣之重亦多兼
帶之例臣之所聞者如魚世謙李荇是也而其所未聞
者亦應有之所以如此者豈不以任既重大不可苟充
非如小小差除姑取塞員填闕而已也耶頃日賓廳圈

黜之時衆議以得人爲難有欲以故事上聞者適大臣不齊會議未決而罷甚可惜也倘若其議難行而求諸見在之人猶不患無才奈何以血指汗顔之譏而當大匠之斵乎甚亦異乎　祖宗朝精審之道矣嗚呼日月照臨錙銖莫遁乾坤洪造細大得所敢望　殿下慎之重之擇之悶之思用人器使之義念爲官擇人之道更諭大臣速擬可堪之人使重任不至於久虛　國事不至於顚沛則非臣之幸也　朝廷之幸也

又

伏以臣猥以不才處非所據惶懼靡容辭避之外更無他策前後陳懇實出悶迫上劄陳達者三達於　經

席者一具於病告者六臣非敢有一毫虛假亦非敢避
事自便誠有所不得已焉且然猶未蒙 恩許久忝名
器進既無以效職退又不能循分羝羊觸藩實爲維谷
矣 朝廷之使臣爲是任者非苟榮臣只求任其事也
以臣才器雖竭精殫慮其如不逮何臣當初極力苦辭
出於自知之明而人或視爲自謙之辭今既受 命累
月能否已試亦知臣言之不妄矣文雖一技必得於天
分又須專業然粗可觀古今文人皆用一生之力以爲
之然往往不滿人意況如臣者資性拙魯平生於詞章
家事略未學習今於疾病衰敗之餘强欲鞭策模倣於
事踈闊祇益笑耳非獨臣也辱 國敗官爲 清朝羞

澆可立而待然則臣之於此不可默默苟處也明矣詞
臣課製第其高下以爲勸奬臣於詩學固懵然莫知而
其所引用未嘗出於何書點抹任意工拙倒置人皆傳
笑莫肯奮動其不可冒處者一也一代文章必視典文
衡者以爲模範隨其指導日有所成就是故主文者得人
而道迪有方則文體丕變士心興起蔚爲世用如其不
能則日趨於汚下事勢固然無足恠者臣自視空空不
敢以茲事自任亦無所慕向科文程式學舍所習爲
無稽法學術漸壞世道可慮此不可冒處者二也對偶
駢儷之文臣尤未學至於吏文愈益懵昧未諳體制近
日 中朝咨請陳奏陳賀文字稍經臣手者輒不成文

注復百十多般窗風定而瑕纇横生昔禰衡見劉表與孫
權書嗤之曰將使孫郎帳下兒讀耶然則鄰國辭命古
人所重況下邦達道 天子之書其重如何而使血指
汗顏者為之其貽 國書尊莫大於此其不可冒處者
三也人之才智器識各有長短什佰不齊苟所不能不
可强為於是乎下有辭避之義上有聽許之恩若夫責瞽
以辨青黄求聾以聽宮商事同戲劇理非宜然 朝廷
用人士大夫辭受乃是至大至重之舉恐不可如此竊念
臣至庸至陋無與倫比求之在廷之臣蓋無所長皆劣於
少時妄意章句之末稍親書卷觀者不察或疑其少有
窺覘於文字間矣章句與詞章不能相通久矣況所謂

章句者又空踈滅裂之甚者乎加以臣蒲柳早衰疾病沉痼諸病之中心恙尤重調攝每方日益傷敗閉門龜臥不敢窺牖惴惴自保苟延喘息其於文字之煩最怕撓念一切屛卻舊所聞者已盡忘失新知不繼精神忘慮如運兎毫略無鋒穎朋友間寒暄簡札亦不如意每三伸紙良久乃成而陋惡拙澁不可示人顧以如此之人强委 朝廷重任誠是曠事此非獨臣之羞也 朝廷之辱也臣聞在 成廟朝洪貴達爲大提學時人爲之諺曰人間可笑事貴達爲文章以今觀之貴達文才出人遠甚而時議猶然可知 祖宗朝重此任而不輕於授人也然則如臣者顧是然冒居亦何辭於訕笑

耶臣有八十之母在嶺外死生朝暮難知臣緣職事不能歸省已八箇月矣臣之心恙以此益甚日向委頓顚仆一室有淚潛襟惟欲於未死之前解此非分之任以免更議於他月即塡溝壑瞑目無憾惟望 聖慈矜憐裁幸而已

辨誣自劾䟽 乙丑冬

臣前因道路傳說側聞臣之姓名出於供辭其指意端緖雖未知如何而惶恐隕越不知所出謹具辭單請 賜遞免席藁私室罪譴是竢不意 聖德包涵矜悶有加救臣於萬死之中湏寘全安之地臣祗奉 恩旨以首頓地淚血交零不知所言臣竊念今此逆賊之變乃

天地之所不容古今之所未聞人情之所難測而適出於搢紳之列凡平日與賊稍有半面之分一書之通一言之相許與者莫不慚痛震悸更無顏面於人如冠冕佩玉之身誤涉泥溷之中而求有洗滌此人情之所同況以無形無據之說橫被連涉於文字間一時禍患固所不論萬世之下其辱猶在臣思之至此不覺傷痛不敢以尋常避嫌涉於自明為恥而默默無言也臣於昨夕竊得朝報中所載白惟讓書其措意大槩似以臣退在外方以勉留之意通於書札中此其自相往復謾浪歌後之語於臣少無干涉然臣之平日蹤跡大相遼隔去就久違豈此賊所能勸勉哉而惟讓之言如此臣竊

惟之得非禍患將至神鑑先奪做此錯繆之説而不自
覺耶臣伏見近月　朝廷間論説逆賊甚備然其終始
本末猶有所未盡臣請得以詳言之臣於十餘年前聞
湖南有鄭汝立者頗以讀書勤學爲名而未知其何如
人纔聞其爲人高自標置大言無當臣妄以已見凌駕先
正如李滉所論著亦加譏詆臣聞此已不喜其人意者
必是妄誕不靖之物厥後聲稱漸盛傳者益多將欲薦
入要路以久沉冗卑爲屈惟故執義李敬中極力排之
其時敬中爲吏曹佐郎一日臣偶與相值問汝立之爲
人敬中曰渠之爲人吾所詳知早年嘗同處於館學觀
其所爲大段無狀人雖以讀書爲虛名然變化氣質古人

猶辯滉之凶賊旣如此豈區區讀書之力所能變化耶萬一用之必亂 朝廷而貽辱士林吾旣明知如此何可進用雖重被彈劾亦未可恤其意甚確臣時尚未見賊面故聞敬中之言心亦疑其言之非言人而亦不敢斷其如何也自是外議喧藉皆以敬中爲忌疾善士至於辛巳夏憲府以防塞佳士發論欲彈敬中論議角立至於兩避而諫院以敬中爲罪竟斥敬中於銓曹所謂佳士即汝立也而一時人議可以想見矣自是幽路一啓更相推擧馴致不可沮抑然臣猶以前日之見不喜其人故當逆賊爲正言時臣同在朝中而未嘗相見臣之儕輩中聞敬中之說者亦多不取以此汝立於臣等蓄

怨含憤恣欲乘時嫁禍其在湖南通書京中稱臣爲巨
奸而欲去之其說甚慘然其私書往來人何以知之縱
有其說無緣得聞於人乙酉春臣以事詣政院門外適值三
堂諸官聞安某之言有一不知面目者側跡而行臣問於下
人始知其名後二四日臣在家疾延託以送其書中疑
義質正而恭坐間多言蟲鳥物狀之名間有與之詩傳者
無人臣矣人曰備有之事不應止此必有顧者勉心之功
然後可以言與者不知亦當念此否後立即覽其徵應曰
此則不能因從走出其後又一到臣門請見臣辭以有
子之疾氏損而不見然至今思之心骨俱寒既而徐益上
疏來而後立詣論其身之事始發其謀亦誘 聖明照

塞責今冤臣於罪過之中而臣亦自是不安於朝長在
田野逆賊又欲拾摭諸其迹反以巨奸之名指爲他人人
亦多爲逆語之一說此數年來益詳其注請撰目錄溪始定之其無
狀矣始欲搆禍士類以逞私憾
惟利所在不顧前後爲人如此亦何所不至耶夫人
之難知也久矣雖聖人不能保其進此賊始焉追隨師
友之間粉飾文字亦不敢爲詭詐之行於衆目所觀之
處晦惑一世間或有窺見其微者從臾其覆不請而
已豈知爲惡之至於此乎殆難以人理究詰也以今觀
之先知汝立奸狀者惟李敬中一人而已若論從新曲
發奸之功則敬中當之矣而餘人方且如醉如夢前後士

類一切墮在其術中日循度月不能明白發舉魑魅之奸已露於禹鼎而在下之人無以逃折翦芟使 社稷之憂上貽於 君父汙衊之甚連累於 朝廷人誅不識於天所爲思之痛心尚忍言哉臣與逆賊蹤跡疏遠如前所陳僅免陷害罹於其手此國人所共明知不須多辨所不幸者只是一二相値使兇逆之類汙衊人目莫不得情狀之前有一二字訊答而止耳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其可誣乎嗚呼人臣之身事君莫甚難於身名俱全莫甚恥於身名俱辱與不能兩全寧身辱名全耳古之君子操履無玷而獲罹誣罔詿誤吏議以辱身名者多矣斯誠天下之至痛今昔之所哀是

故歐陽脩大臣也而有自明之章蔡確名醫也而有辨謗之疏至今讀之令人隕淚何者誠以人言之難辨而寃屈之難伸也臣之無狀豈敢企而擬古人然立朝二十年來私邪之言枉曲之行臣實無是從雖寡見識愚踈才氣駑劣無以充其報國之志是爲臣之一生言語一念而扁成於三人投於淺屢至當此之時苟非 聖明洞燭曲賜保全則臣之得免刑章止褒爲盛世完人豈可望哉 天地父母之恩終始若此生死肉骨亦足以喻其陰厚與臣之所以祗奉 恩旨以首頓地滂血交零不能自己者也第念所貴於人臣者能明炳幾先消患預防不使 社稷之憂上及於 君父乃其職也臣於逆

賊前有十年不敢之心後有察微知著之機而立朝之
時滔滔汩迹不早以一言披露其奸狀先見之智遠媿
於九齡抑奸之力近下於敬中以此負 國罪無所逃
非徒臣追思震悸寢驚夢愕其在 朝廷警責具臣之
典豈宜包容流放寬緩實所甘心萬一 聖恩憐臣心
迹罪應末減則放歸田野使之杜門省愆羞媿而死以
爲後世人臣之戒於臣幸甚而於惟新之政未必無少
補矣

乞致仕疏 甲辰三月

伏以本月初九日夕有司同鄕人回自 都下傳致臣
吏曹所出前年十月復職官敎一通臣奉讀惶懼北望

稽首感極而悲爲之流涕夫以臣事　國無狀律以公議當肆諸市朝以謝國人只緣　聖德涵洪曲加　恩貸使之苟延喘息於田畝之間臣雖至頑寧不知幸臣釁孽既重天地神祇亦所不佑數年之內家禍重仍喪兄失母單獨一身形影相弔朝夕待盡無復餘念惟欲於未死之前重入　脩門瞻望　雲霄然後退塡溝壑萬萬無恨良以葵藿微誠物性所同不以臣之無狀而有所偏塞故也乃於此時忽蒙　大恩臣當扶曳殘骸匍匐前進恭謝　闕下第臣於喪禍之餘積憂傷心年踰六十衰憊轉劇病纏骨髓筋力無餘自正月二十六日重得危證嘔血無節初猶一二日間發二月以後無

日不饔飧必委頓以至元氣斷盡命脉如縷僵卧一室
與死爲隣今已四十餘月未觧螻蟻之命死固已晩萬
無所惜只恨受　恩未謝而将永辭　明時種種不幸
至於如此天實爲之亦復奈何臣於前冬雖曉聞有
霈澤臣自量罪犯至重必公議不允席藁私室日夜兢
惶甚後又未有聞而今茲除　旨下來臣益慚益懼無
地容措仍伏思念罪戾餘喘本不當以大臣自處有
陳乞以干　雷霆之威然　君親之恩與天同大臣子
之義萬死猶存若過以畏懼不敢之故自同於踈遠之
臣有懷不言默默退處則迹涉遠慢重得納於不測之
誅亦非臣分義所當爲思之累月夜以繼日終不能自

上敢囂將死之哀籲以求非常之　洪造如蒙　聖主
憐察衰臣餘年無幾閔臣進退失據特下有司遞免
臣職使之從便或以前職致仕充出萬萬陶鑄臣觀古
人病廢家居者必請致仕初不以年歲爲限爵位高下
爲護今臣犬馬之齒踰六望七前去致仕之年不多亦
嘗從事於大臣之後適蒙　朝廷收錄之命而病未能
進百般思惟獨此一路稍可得通故不得已冒昧籲號
極知猥濫罪死無赦伏希　聖慈矜愍

辭　召命幷乞鐫免勳錄疏甲辰八月

伏以臣伏奉承政院同副承旨成貼書狀內今此三功
臣會盟祭已定於本八月十九日卿其乘馹上來事有

旨義王愚臣濫蒙 天恩至被宣召感激之餘兢惶
亦甚无地措躬臣當扶曳殘骸即日就道不幸臣自七
月十二日間臂際生出惡癰村中有稍解醫術之人見
之以爲必須多用火灸庶望姑活臣誤信其言連日尚
灸癰處因發火毒無發癰勢益蔓延悉成爛瘡今至數十
日尚未收歛一室之内須人起居千里闕𥦗百計無由
屈指前頭大禮之期只隔十數日臣之病勢萬無易差
之望臣實憂悶不知所出大抵臣本以殘疾之人喪患
之後衰憊已極疾病連綿輾轉沉痼續纖微喘已迫塡
溝前春冒萬死陳乞致仕誠出於不得已如使臣少有
分寸筋力可堪趨走豈敢如此其時該曹以臣年歲尚

未滿致仕之期循例防　啓未蒙　恩許臣自是惶恐不敢再違而臣之氣力一向危困不出門戶今已六七月矣臣受　恩深厚犬馬微誠自不能已當此　盛舉重入　國門瞻望　雲天固臣至願而危病纏身狼狽澁甚撫已悲悼只自流涕區區危悃天實臨之罔又伏念臣曾在大臣之列扶顛持危固所不言受任中外毁官覆餗卒無寸效臣之有罪無功亦已明矣如是而更忝勳籍再辱褒異爲　聖朝羞澁此又臣之所以內自循省日夜慚懼充不知所出者也伏惟　聖明天地父母曲成庶物如蒙　照察臣懇於今勳籍中鐫去臣名使臣於未死之前少安愚分於隴畝之中涵泳　恩澤

瞋目待盡於臣實為幸甚臣神思霧亂撥啓具疏語無倫次敢將醜穢疾病之狀上瀆 天聽并及私懇罪當萬死

辭奉朝賀祿疏乙巳三月

伏以螻蟻微臣輒有微懇仰瀆 天聽罪無所逃臣近日伏聞該曹公事下本道自今年春等題給臣奉朝賀祿臣誠感激不知所言既又伏而思之與以 朝廷以臣忝在勳臣後裔其窮餓特於規例之外別施優恤之恩斯固 朝家體下之至仁然於臣分義有不敢自安者 祖宗朝奉朝賀事例雖未詳知以其名觀之意或老病大臣身在 都下者雖力不堪治事尚得有時

入叅朝賀之班故使之食祿今臣既已衰朽沉痼不能趍朝屛伏遐外如時節朝賀等禮久未得隨行以伸臣子犬馬之誠其罪已多顧乃苟援不當之例以耗國廩益非素餐之甚者乎夫無事而食於上古人以爲不恭臣雖至愚敢忘斯義伏乞 聖慈俯察愚衷思 朝家制祿之意更 下有司還收 成命使臣得安愚分臣謹當與鄉隣父老擊壤田間涵育於 大化之中以終餘年莫非 天地父母之恩臣無任受 恩感激揣分惶懼之至

晦齋辨明疏 代子袗作竟不出 罷

伏以臣等皆嶺外寒賤士葦門圭竇是守其於 朝家

論議固不敢妄伸一喙以犯出位之戒但近日竊聽之
道路館學生將逐年所請五臣從祀事更陳疏籲呼至
再三五六而未已終不蒙 允非徒 不允其中文元
公臣李彥迪大加貶斥以爲不當廁儒先之列似若數
其失而絶之累數百言 天章流布四方驚惑莫知其
所以然之故臣等雖身在遠外其初不得與館學生同
進疏 闕下其意則固無異也今館學生既以此事大
被 峻卻而退則臣等亦安得以身在遠外之故默默
而已乎夫以彥迪乃六十年以前人也其爲賢爲否爲
是爲非已有定形不可移易舉世之人信其爲賢人君
子無復有他論從祀之請亦非今日始發自戊辰將四

十年于茲 殿下雖重大其事不即 俞允前後優而
容之不爲不久今者無故摧抑之厭薄之不少假借如
視部夫庸流之隨世取功名者嗚呼使彥迪於 聖教
云云少有一二近似則從前 聖朝之尊尚褒崇以爲
儒先者何事舉國章甫之士景仰愛慕欲列於俎豆者
何意耶夫如是安得不起四方之惑而增多士之疑耶
臣等裂裳裹足千里奔走以求一白於 冕旒之下非
得已也伏願 聖明平心裁處焉臣等䝰生末學無所
知識然竊嘗聞古人尚論人物之道矣孟子曰誦其詩
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夫旣誦其詩又
讀其書則其人可知也於是又取其一世行事之跡而

參互停當以致其欣慕愛悅之誠君子之尚德好善也
如此乙巳之事雖非臣等耳目所及然彥迪之遺文具
在世之稍有儒名者莫不家有而人誦之因其善而求
其心以其心而察其事則其是非得失可得而言也
殿下以爲彥迪躡足群奸之中浮沉風波之際 聖教
所論莫大於此臣等之所當辨者亦莫大於此臣等竊
意彥迪潛心性理造詣既深立心制行俱有本末初非患
得患失之類也世亂則一瓢林泉隱居求志歌詠先王
之道若將終身及其遇時一起則忠言嘉謨朝啓夕沃
莫非三代名臣訓誥中語 中廟之末時事將變彥迪
明炳幾先因事引退及 仁廟即位以隆禮召當時

四方拭目以觀新化彥迪感　兩朝知遇之恩力疾赴
朝盖將以有爲也不幸　仁廟昇遐國步艱危斷固人
事之不可預測者也彥迪旣在危邦則無可去之義不
得已少冕遁思於數月之間勤勤懇懇致力於根本之
地以盡夫忠愛之誠道旣不行則又潔身而去是其行
止出處與時屈伸合於聖人之道與悻悻一節之士異
矣若其平生言論風旨尤爲表著其爲司諫也力捍奸
臣黜在朝端無所回互身遭重傷幾陷大禍屛黜田野
至於八年之久自常人觀之則意可以少沮矣而其終
也又爲奸臣李芑尹元衡等所陷釋卿相之位竄鍾昂
之當白首之年流離道路離親遠謫殞身於絕塞窮苦

之地如使彥迪浮沉諧俗詭道狥人則何苦而如此哉
昔柳下惠三黜不去而聖人稱不以三公易其介蓋旣
三黜則知其以直道事人不以不去之故而傷其介令
彥迪有下惠之三黜而無下惠之不去使遇孟子則臣
等不知以爲介乎不介乎如此而 聖敎云云非徒於
彥迪之事有不近似而在臣等之意亦未免寃痛焉
聖諭又云彥迪當士禍之日不極言盡論是必有所指
矣然以臣等所得於文集者觀之當時極陳无隱杜絶
禍本者莫如彥迪何以言之 明廟卽位之初政府書
啓十條乃彥迪所草也大哉言乎雖伊傅周召之告其
君之辭殆不過此一則曰願 慈殿以善道道養 聖

賛二則曰 大行王於 殿下有父道顧 殿下盍子道於 大行王此外不暇及他事其所惓惓者惟曰嚴宮禁也曰杜戚屬也曰愼擇宮人也曰勿用 特旨勿用判苛也曰刻還 內旨也曰宮府一體也曰勿開私門也姑使彥迪觀望時勢有所前却則此言不當出於其時也使其言得用一二則士禍何自而作乎及入對忠順堂也禍機已作入侍之臣惶懼惡縮而無人色而彥迪乃 啓曰人臣之義當專於所爲彼時專心於大行王者豈宜深罪且事必光明正大不然恐有士林之禍所謂光明正大者指尹元衡輩交通締結內外合勢以逞其鬼蜮之謀蹤跡陰秘人不可測而言也其誠

意昭著詞旨痛切足以感動 天聽故 慈殿至諭以
生禍士林非所疑也於是三人止於或竄或遠或罷而
已未久因白仁傑啓辭激動群奸之怒尹任加絶島濯
與仁淑付處繼而權撥上疏論救三人即以逆誅而大
禍蔓延如燎原之火不可救撲惟其如是故彥迪於權
撥疏中刊去危言曰事已至此徒惹起不測奚益嗚呼
彥迪之欲直言强諫與權撥何異其所以或言或不言
者時勢然也賢人君子所同者心所異者迹不然則比
干之諫死微子之去箕子之爲奴不得同稱爲仁矣聖
人旣取史魚之如矢而又不廢伯玉之君子道固幷行
而不相悖也又安可舉一而廢百也世人徒見權撥救

解三人而彥迪無所語以此或不快於彥迪而謂直截不及於權撥然以臣等今日所見則權撥之所言者小彥迪之所言者大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彥迪有焉乙巳秋又有上劄二篇其一極論讒邪戚里之禍略曰今者 國家運否治亂安危之機係於 慈殿之一念萬一九重之內隱微之際有纖毫偏私之累則符驗之著於外自有不可掩而群臣解體國事日非自古幼主在位母后聽政或不能全德而致禍亂者多矣其所以至此者蓋有二焉曰信讒邪也私戚屬也讒邪陰肆眩惑而顚倒是非戚里恃寵縱恣而干政亂紀未有不至於喪亡者甚可

惟也若欲保　宗社而全骨肉之恩莫如杜其邪逕不
借以權勢也又曰三代以下獨稱宣仁皇后爲女中堯
舜者以其信任賢相去邪不疑而不施私恩也太后從
父高遵裕抵罪太后曰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之公
義乎其至公無私斷以大義如此雖古之堯舜而能如
是乎伏願　慈殿以此爲法則萬世欽仰而與宣仁并
稱云云此箚直攻[illegible][illegible]于元衡孤鼠鬼蜮之狀以曉
慈殿之聽無所忌諱非天下之大勇能如是乎其六一勸
上盡孝悌之道而因及鳳城之事略曰聖人人倫之
至人君能盡孝悌之道推之以極其至則通于神明光
于四海臣竊念　仁宗於　殿下有父道焉　殿下事

王大妃者有絲毫欠闕則於 聖德有虧而後世不能無疑矣又言近日 上教悲痛於洪嬪之出外不忍於鳳漢之防禁朝野聞之莫不感泣非仁孝友愛之至何以及此又曰願 殿下念孝悌之德推人倫之道自是而造乎堯舜之域由是而興乎堯舜之治至今讀之令人傾潟但其罰既成而終不得上意其時朝臣請防禁鳳漢而尚無已甚之語故彥迪或慮言之無益而反速大禍益累 明廟聖德故不果上莫非隨時之義憂國之忠愛君之心今 聖教乃曰彥迪請殺無罪之王子臣等未知彥迪其肯受此而為罪乎千載之下有志之士亦有扼腕而太息者矣嗚呼莫難於知人莫甚難於論

人若徒執其迹而不察其心繩之以一切之論則自古
聖賢誰能免後世之譏議乎如孟子遊見齊王時人已
疑其干澤子見南子子路猶且不悅況其他乎昔周公
遭流言避位居東當時周室新造王業艱危萬之可言
宜無有急於此者而二公以大臣之重在成王左右默
視三年而不爲一語必待風雷之變啓金縢之書成王
自悟然後東轅始西以迹而觀之則二公所以處此者
豈非可疑之甚而大不快於人情乎然而周公不以不
言嫌於二公二公亦不以含默歉於周公蓋二公終非
偸倖全身之人其不言必有深意或有待而發抑出於
納約自牖之義且雖一不明爭顯諫而其所以潛消默運

委曲周旋者必有其道今皆未可以臆斷也程明道不非新法其與神宗言但曰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寖衰其言之婉而不迫如此明道之心豈以新法爲可行哉正欲維持調護使不至於狼狽而已當時惟明道知此意雖以呂誨張戩諸賢猶未及此其後明道嘗曰新法之害吾黨激成之今豈可因此而謂程子不能直道而然哉蓋道本如此非精於時義而體道無遺者不能臣等之所謂論人之難者蓋指此等處也況彥迪立身
三朝進退必迹如青天白日雖鼎鑊在後刀鋸在前而無所畏懾必行己志以此終其身而無悪悔如此而猶不免後世之譏議則天下豈有賢人君子可尊可尚

者乎昔程子告神宗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蓋人君居
崇高之位挾高亢之勢自以爲人莫己若則其勢易至
於此今 殿下天縱聖智學問淵博其於言論是非之
際間或有英氣太露 天辨太銳雖在先儒之列者略
不假借人君所尚天下趨之臣等恐此習漸成使後生
末學以輕爲論議譏剌先賢無復顧忌澆風旣長末流難
禁其爲世道憂寧有極乎且 聖諭又教以人皆有是
非之性姑且歸而求之自當得於良知之天不必惑於
李滉之說臣等於此亦不能無惑焉夫良知之說初出
於孟子孟子之意但云人之愛親敬兄出於自然不假
外求而知欲其因此善端之發而加體驗擴充之功耳

故其答曹交又曰歸而求之有餘師云蓋其孝弟而言
也非謂天下之事凡面貌長短是非之說之難辨者都
不求於義理之準則又不質於先覺之啓迪而獨信吾
心之所發任其好惡以爲至當而不可易也夫心何常
之有氣禀高者已高矣而不知須過而就中卑者已卑矣
而又知引之而歸正紛論錯雜迭出互見而是非之性
未免蔽矣故聖人論學不獨言存心而必曰養性又曰
以仁存心此心性之別也而凡所謂窮理格物又必就
有道而正焉者正所以懼吾心之所發者有不合於天
理而求以正之耳若使人人皆曰吾自有是非之性吾
自有良知之天凡事皆當取决於胸臆之所裁而可則

亦何貴於學問之功哉以此處己則必且認欲為理而有倡狂妄行之弊以此論人則必且簡賢傲聖而無謙虛好問之意甚者惡人之所好好人之所惡終至於拂人之性而莫之悟近自王守仁倡為吾心即理也之說而力主良知之學流弊蔓延不可救藥今 聖明反引此為說以曉諸生殆非所以抑邪扶正挽回世道之意此臣等之所深憂而不得無言者也臣等又聞 殿下自弘文館陳劄已知彥迪之賢且 諭以六十年前事考據不詳而有所妄發是 聖意渙然於前日之偶教而略不凝滯於聽言之際固知 大聖人度量出於尋常萬萬矣始以真迹而疑之終得真實而改之臣等不勝

欽仰而歎服焉然則乙巳之事今不須更辨以瀆　天
聽第以彥迪輕改大學章句爲不可臣等亦不敢不以
聖諭爲至當也但義理無窮故先儒之論說亦非一
本大學章句兩程同在一堂而其所定各異至朱子又
與程本有異此非伊川求多於明道朱子不信伊川而
有是也至宋末董槐王柏諸賢　本朝蔡清方孝孺等
皆是尊尚朱子之學而其於格致補亡一章各自有說
彥迪生在東土地之相去萬餘里世之相後數百餘歲
而其所論與董王方蔡諸人不約而同其意亦已奇矣
雖其言之得失未可知且終不出於朱子範圍之內而
亦可見其精思力索不陷於俗儒口耳之陋矣況彥迪

不敢自信其見而但備一說以待後世之君子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千慮而一致殊塗而同歸亦何傷之有哉抑臣等於此又有所感焉非徒有感又有所悲焉夫滔滔者天下皆是自古及今所謂賢人君子者曾幾何若夫明道學繼前聖者間數世而一有我 朝二百年來文明之化可謂盛矣而自此其選者落落如晨星猶前後不過數人而已然而數人者其生也既得罪禍或竄或死所恃而自若者只是後世之公論而如彥迪者又不免詆詬而至議以爲口實於萬世則是何君子之長不幸而世之何勸於爲善哉臣等膚淺於學無何敢與論於先賢心迹以叅 殿下

遂有成就之息鼓舞鳶魚之化區區一心思欲不遂所
向以爲依歸之地一朝見罪偶失愛悅尊慕之資被以不
韙之名反不如氣類常無間之人尚得安於並容內援死無
是非於身後豈雖非有損於先賢而其於事理人情夫
豈宜然是以不勝悶歎敢此陳達伏願 殿下憐其志而畧
其辭使先賢之曰得瞻於孔衆之下而 祖宗二聖
在天之靈亦無憾曰予有臣能不替其眷不傷乎知人之
明然則斯乃 國家之光也非止一孫之私幸也伏願
聖明留神焉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四

二